

著名學文界世

# 錄掌拊

(記聞見文歐名一)

著 原 文 歐  
譯 之 慎 王



## 小引

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是早年的美國文學家，生於一七八三年，歿於一八五九年。他在少年時候，和普通人一一樣，也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他起初在學校裏研究法律，但是他的興趣，卻在於回教時代西班牙的歷史。後因用功過度，身體不好，到歐洲去遊歷；名勝古跡，採訪殆遍。歸國之後，就在故鄉附近的城市裏做了律師。但是律師生活，實在不合他的興趣。他耽讀古史遊記，餘暇的時候，也寫一點文章，到報紙雜誌上去發表。後來也曾到美國駐歐的使館裏去做事。在歐文晚年，還會做過一度美國駐西班牙的公使。辭職之後，便從事筆墨生活，以娛晚年。在他最後的大著作華盛頓傳 (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完成後，就含笑長眠了。

這一本拊掌錄，(或譯見聞雜記，原名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是歐文的代表作之一，原書共有三十四篇，長短不一，風格互異，但是流行時頗有節略；往往只選了幾篇精采的。在英美兩國，差不多沒有一個入學校的人，不曾讀過本書。它的盛名，可以和史蒂文生的寶島齊

驅；雖然兩者是完全兩樣的。在本書裏面，頂有名的兩篇。一是睡鄉述異，二是李柏大夢，情節的譎奇，想像的豐富，可以說是空前的。尤其是李柏大夢一篇，『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和我們中國的民間傳說很相像，所以在我們中國讀者讀起來，雖然不覺可貴，但是在西方，那樣溫厚冲和的作品，自然要驚倒一時了。

歐文是小品文名家。他最擅長的，是瑣屑的敘述，和細膩的描寫，而且他想像力的豐富，和充滿溫厚博愛的感情，也是不容我們忘記的。請看他關於聖誕節的幾篇描寫，就可以知道了。在中國，小品文是不登大雅之堂，較稗官野史，也許還要次一層。所以很早的時候，林琴南先生翻譯本書，就題名『雜記』，以卑瑣忽之。新文學運動以來，小品文已顯出蓬蓬勃勃的氣象。但是筆調能夠比得上歐文的，我們還不多見。本書的譯出，希望對於中國小品文的前途，有點影響吧。

譯者誌——一九三七，一夏。

# 目次

小引

自述

航程

聖誕

驛車

聖誕前夜

聖誕節日

聖誕敍餐

威司敏士德寺

睡鄉述異

一

四

一三

一八

二五

三四

四六

五六

六六

拊掌錄

二

李柏大夢·····	八八
賢妻·····	一〇二
製書藝術·····	一〇〇
莎翁故鄉·····	一一六
文藝一夕談·····	一二七

## 自述

我常時喜歡看看新鮮的景物，奇異的人物和風俗。在我還是幼小的候時，我就知道旅行。我曾經蕩到冷靜的鄉下，和生疎的地方去；結果害得我的父母驚惶失措，卻替城裏的地保先生，造成許多好處。等到我慢慢的長成，我的腳跡越走越遠。在假期的下半年，環城一帶的鄉下，總有我的遊蹤。如果那末名勝，曾經膾炙人口的，我總想去走走。有地方出了凶案，或者傳說出了什麼鬼怪，我也不會輕易不管。我曾遍歷附近的各村，留心風土人情，並和當地的名士往還，這樣使我獲益不少。記得有一個夏天的長晝，我走到一個遠遠的山頂上，縱目四望，發生『天高地遠，覺宇宙之無窮』的感想，心裏很是驚奇。

我的年齡漸大，好遊的性格也越深。我愛讀關於海陸旅行的書籍，甚至於荒廢上日常學校裏的正課。每當風和景明的日子，我總到碼頭上去，看着那些漂洋過海的巨舶揚帆。我的心情，也好像跟着朵朵白帆，飄然遠去。

後來涉世漸深，多讀書籍，多用思想，從前浪漫的心情，雖然慢慢的合理化，但是天性已成，牢不可拔。美國的各個地方，我都曾到過。如果我旅行的目標，只爲了貪這美麗的風景，那末除開本國，我可以不必他求。美國的自然景物，可以說得天獨厚。湖光如銀，山色似黛；荒原中的瀑布，奔騰如雷；平原一望無際，衰草連天。深湛的江河，滔滔入海，樣子是異常的嚴肅。森林蔽天，不經斧斤，那裏各種生物，儘量發長。——真的，一個美國人要找宏壯和美麗的風景，在本國是儘够欣賞了的。

可是歐洲所能貢獻我們的美點，在歷史和詩歌裏，已經吟咏不厭。在那裏可以看見許多傑出的藝術品，上流社會的姿態，和鄉間古樸的風尚，我的故鄉是充滿着青春的希望，但是歐洲卻富於長年積蓄的財寶。在古蹟方面，它就能够告訴你許多過去的歷史；每一塊毀圮的石頭，就是一篇佚事。我總想到那些歷史上有名的地方去玩玩。或者去站立城堡的廢墟裏，徘徊在半毀的古塔旁，發出思古的幽情來。我想離開目前的現實生活，走入古代神秘的偉業中。

不僅如此，我還有一個熱切的希望，就是想見識見識全世界的偉人。我雖然見過許多美

國的偉人，但是我更想看看歐洲的偉人。從前我看過幾本哲學書，裏面說起，在美洲的一切動物，人們也在內，都比較歐洲退化。我想，阿爾卑斯山比赫真高原高，那末歐洲的人物，比美洲還要偉大，也是千真萬確了。請看英國的旅客到美洲來遊玩，那副趾高氣揚的神色，爲像十分了不得；然而聽人家說，那些神氣十足的旅客，在本國不過是小百姓呢。依此類推，歐洲大人物的偉大，可想而知。我真想到這片神祕的地方去，再去看看這種我從其中退化出來的偉大民族。

我那漫遊的希望，結果終於實現，好不好還很難說。我曾漫遊過許多國家，也曾經歷過許多人世滄桑。我的遊蹤所到，自然不用一個哲學家的眼光，來研究觀察。但是我好像一個喜歡繪畫的人，在幾家畫舖子中間，走馬看花地來往着。有時候爲美妙的速寫而流連，有時候被新派的作品和優秀的風景所吸引。近來有許多旅行者，都喜歡在出門時帶一支鉛筆，作沿途風物的速寫。我也想作幾張速寫，給朋友們看看。因爲這個緣故，我錄下了許多不成篇幅的片段；等到事後一翻，看到別的旅客所認爲遊記中的要項，都給我漏掉，不禁大爲灰心。也許我爲像



一個背時的風景畫家，到陸上去走了一趟，一意隨心所欲，只揀冷僻的地方去寫生，結果作品沒人要看。這樣說來，這個人的速寫簿裏，應該全是那些田園風物和無名古蹟了。然而他偏忘記那聖彼德教堂和高盧森劇場，也忘記德尼瀑布和耐泊爾海灣。並且在他的集子裏，也沒有冰河和火山的奇觀的。

## 航程

美國人想到歐洲去旅行，第一要經過長途的航程，那是很不錯的。那一片浩渺的大洋，分隔了兩半球，就好像是生存史上的一頁白紙。如果單是在歐洲，各地的變化，是一點一點的；這一國人民的生活情形，和另外一個國家，簡直沒有什麼兩樣。但是你從美洲出發，才離開海岸，便落入一個全盤空虛的境界裏，一直到你踏上對面的陸地，就進到那煩雜的另一世界，捲到新奇的漩渦裏。

在陸地上旅行，景色不斷的變換，人情風物，不斷的異樣，那生的命故事一直繼續下去，減

去了不少的離愁。有人說，在我們旅行的時候，每掉換一個地方，總拖着『一根漫長的鐵鏈，』這話不錯。但這鐵鏈是不斷的，我們可以一節節的回溯上去，那最末一個環，就是我們的故鄉。然而在大海中航行，把一切和我們隔開。它使我們明白，我們離開了固定的生活，漂流在渺茫的世界裏。它在我們和故鄉中間，造成了一個渺茫的深壑。——一個有着風浪和危險的深壑，使人憂慮到前途渺茫，何處是歸程。

在我自己，就有這樣的感想。故鄉的綠岸，在天際如煙雲一樣，緩緩的消去；我看到這情景，好像我已合攏了關於這世界的那一本大書，在揭開另一本大書之前，趁空閒來默想一會。那一片在我眼前漸漸淡下去的陸地，可以說我此生最親密的；在我和她再會之前，誰知道那裏發生怎樣的變化，我個人有多少的經歷呢？當一個人開始漫遊之前，生活的波浪會把他冲到那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或許他能不能夠再見故鄉？——這一切誰能逆料呢？

上面我說海裏都是空虛，現在我要換一個說法。有的人慣於白日做夢，喜歡任性幻想，在航程中可以盡情幻想。海闊天空，正是幻想的材料，而且叫他忘掉人世的一切。在這長夏的靜

海上，風平浪靜，我每喜歡倚在船尾的欄杆上，或者走上大桅盤去，一個人靜立到幾個鐘頭。那時候金黃的雲霞，正在地上綫上閃耀，我呆呆地望着，幻想那裏是神仙世界，人物在浮動着。再遙望着那微微起伏的萬頃柔波，滾滾銀濤，好像一直向快樂之鄉捲蕩過去。

我的心情又寧靜又恐怖，自己站在高處，俯望海底的神怪在歡舞。——一羣羣的大鯨魚，翻躍在那船身的左右；還有那些貪心的沙魚，在青波裏穿來穿去，好像幽靈似的。——我好像看見深海裏來往的魚類，和一切龐大的怪物。我想到了令漁人水手們恐怖的故事。

有時候我們幻想的目的，就是在遠處緩緩駛動的船舶。船是一樣多麼多趣的東西呀！它這樣急急忙忙的，又要去加入人類的大團體了！它是人們發明物中頂光燦的成績，它乘風破浪，把天涯地角，連結在一起。它替人們作幸福的交換。把南方豐富的物產，帶到荒涼的北方去。它把知識和文明，散佈到地上各處。人們中間，本來因為自然的區域分隔，都被它連結在一起了。

有一天我們望見在遠處水面，有一樣不能分明的東西。我們知道在單調的海面，如果有

了新物，總能够引人注意。後來我們看出這是難船的桅桿，桿上有許多破碎的手巾，大概被難的水手，用手巾把自己縛在桅桿上，以免被浪濤沖開去。那破船船名已經看不出，貝殼附在它的周圍，還繞着海藻，在海中飄蕩，大概已有好久了。我想遭難的水手們現在那裏呢？他們的掙扎久已過去了，他們的咆哮的風濤裏，已久沉入海底，長眠在深淵中間正像海波一樣，靜默和潛忘，已把他們裹住，他們結局的情形，也不再有人知道。對於這船的嘆息是怎樣！他們的家屬，在淒涼的爐火旁邊，做着怎樣的禱告？他們的父母妻子，鎮天留心報紙，要知道這只大海中的孤舟，到底是怎樣。她們的希望凝成焦急，焦急化爲恐懼，恐懼化爲絕望啊！再不會有遺物來安慰她們。一切所能知道的，就是這只船一去不復返了。

像平時一樣，這只沉船的景象，喚起了許多悲愴的往事。在黃昏的時候，尤其是顯然。幾日來的平靜，經過這遭遇，情形很緊張。我們大家在船艙裏，圍着火爐共話，燈光使得房裏陰森森的，每一個人找一則難船和悲慘的事來談談，我見了船長說的故事，特別感動。

船長這樣說：『有一次，』我駕駛了一隻完美的大船，經過紐芬蘭一帶的淺灘，遇到那裏

常有的大霧，在白天中也不能够望得很遠。天氣太壞了，一到夜裏，離船身兩倍遠的地方，就看不清楚。在桅桿頂上，我們點了幾盞燈，又派一個人專在上面看守，防備前面可有什麼漁船，因為它們常停在那些淺灘邊的。狂風怒號，我們的船破浪前進；忽然看守的人，發出一個警告，說『前面有船！』說時遲，那時快，我們已撞在前面的船上。前面是一只停着的小帆船，船舷正對着我們。他們的水手都已睡熟，桅桿上也忘記掛燈。我們向他們的船腰裏撞過去，衝撞的力量太利害，就把它冲到水底下去了。那只破船在沉下去的時候，我突然看見三個半裸的不幸的人，從船艙裏狂奔出來。他們才從睡夢中驚醒，眼看見自己將要葬身波濤中，大聲呼喊。狂風把他們在水聲掙扎的呼救聲，吹到我們的耳邊，狂風又把我們吹得很遠，使我們再不能夠聽見了。我費了多少時候，好不容易把船身掉轉來，回到方才出事的地點。我們在這濃霧中，向四周足足巡查了幾個鐘頭，又放了幾次號砲，希望能夠聽到殘餘的呼救聲。但是四圍寂靜無聲。關於這難船的消息，我們從此一點也不知道了。

這樣悲慘的故事，粉碎了我一切優美的幻想。那夜裏風浪很大，把海水激蕩得異常狂暴，

濤聲和潮聲，四面八方的呼應着。有時候在白沫飛濺的波濤，閃過一陣陣的電光，劃開了上面烏黑的雲塊。亮過之後，黑暗越加顯得可怕。雷聲在那驚濤駭浪的上面，不斷地怒吼，又被那高山似的海波，反應出漫長的回音。當我看見這排山倒海的波浪中，船還能夠平衡地在水面行駛，這是一件奇蹟！它的橫桅直浸在水裏，它的船頭幾乎埋入浪下。有幾次的狂濤，幾乎一口把它吞沒，幸虧把舵的巧妙地一撥，才脫離了危險。

我回到自己的艙裏，依然忘不了這些可怕景象。尖銳的風聲，經過船索傳過來，好像送喪時的悲哭。當船在這洶湧的海面進行時，船桅的輾軋聲，艙板受壓迫的呻吟聲，聽起來都異常的刺耳。海波在船的四周澎湃，那樣狂暴的情形，好像在這浮動的囚徒周圍，死神在奔馳怒號，想找尋它的犧牲品似的。如果船上脫落一只釘，或者裂開一條縫，都是給死神乘隙而入的機會。

可是一到天朗氣清，海波如鏡的時候，微微的順風，就掃走了一切暗淡的回憶。海面上晴朗的天氣，給人們無盡的快感。船上高掛的篷帆，吃飽了風，鼓起了興趣，在柔波上向前滑行，那

是怎樣的神彩！要我來寫航程中的幻想，也許可以寫一巨冊，因為這幻想是連綿不斷的。——但是現在已經抵岸了。

那是一個旭日初升的早晨，忽然從那桅頂上，有『到岸了』的呼聲喊下來。試想一個美國人初次看見歐洲的陸地，他心裏的快感，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他一聽見歐洲，就要引起不少的聯想。這是那希望之鄉，有許多事物，他在幼小的時候曾聽到過，或者讀書時細想過的，都在那個地方。

從出發起一直到抵埠，船上充滿了高度的興奮。那些巨靈似的軍艦巡行在海邊，愛爾蘭的山岬遠遠地伸到海峽中來；威爾士的高山直聳雲霄。——一切都是有趣的東西。我們的船，溯馬賽河而上，我拿起望遠鏡，來欣賞兩岸的景色。鄉村人家，籬落如畫，還有整齊的短樹，和青蔥的草坪。我又看見一個寺院的廢墟，被碧綠的常春籐覆蓋着。還有一個鄉下禮拜堂的尖頂塔，在附近的山眉上伸出來。一切都是典型的英國式。

那時候是順風，不多時候，船就抵了碼頭。碼頭上全是人，有的是來看熱鬧的，有的是專心

來等待親友的，我還能够在人叢中認出承辦本船的商人來。他的腦子裏打着算盤，眉峯深鎖，神色不安，兩手伸在袋裏，嘴裏吹着口哨，一邊想一邊在來回地踱着。因爲暫時他有重要性，所以大家給他讓出一塊地方來。船上和岸上的朋友，視線一接觸，就引起了歡呼和叫喊。我特別注意的，是一個衣衫樸素的少婦，她的模樣卻很端正。她在人叢中探出身子來，在我們的船剛靠近碼頭，她的眼光，從船頭到船尾掃視一遍，想要看見她所要找尋的人兒。我聽見有一個微弱的聲音，在招呼着她，她便露出失望而悲愴的容顏來。招呼這個少婦的，是一個可憐的水手，他在這一次的航程中害着病，曾經使得全船的人發生同情。在航程中風日晴明的時候，這水手的同伴，在甲板上陰涼處給他放一張臥牀。但是他的病很利害，只好躺在艙裏的吊牀上待死神光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和愛妻作最後的會面。我們的船溯江而上的時候，幾個同伴，扶着這位水手，到甲板上來。他現在正倚在桅索上，形容憔悴，臉上蒼白，自然岸上那對多眼的眼睛，也找認不出了。然而她聽到這微弱的呼喊，眼光就射到他的身上，片刻間就生出無限的傷心。她絞着自己的雙手，站在默然的痛苦中，發出低微的嗚咽。



忙亂和騷動發生了。——熟人的相會，友朋的寒暄，商人的招呼。只有我孑然一身，既然沒有親友來相會，也沒有歡呼來迎候。我雖然踏上了我祖宗的故國，然而我的心裏，我知道這裏是生疎的他鄉。

## 聖誕

在英國，古代流傳的節日風俗和鄉村遊戲，給了我很美麗的想像。尤其是聖誕節，它所喚醒的，是那最強有力最動心的感情。它的情調是神聖又沉靜的，來混合在我們的歡呼裏；同時又把我們的心情，提高到崇高清潔的享樂形態中。禮拜堂裏在聖誕節所做的是十分仁慈而動人的。他們把這個絕美麗的故事，在人間宣揚。在耶穌降臨期將到，各禮拜堂就漸漸的活躍起來；等到那個給人幸福慈悲的早晨一到，大家準備暢樂一番。我覺得那歌詠團和悠揚的風琴，合奏一曲聖誕讚美歌，好像宏大的禮拜堂中，每一部份都充滿和諧的歌聲，它是怎樣的提高我們純潔的情緒啊。

從古代流傳下來，這個紀念宣佈和平與愛的宗教的聖誕節，用來當作天倫歡敘的時候，這是很好的，我們的親戚故舊，爲了這世界的事業幸福，煩惱所分開，趁這節日可以重新拉攏來，有的孩子們，被生活所驅使，闊別得很遠，也可以趁此叫回家來，圍爐歡敘，在這樣熱情的集合所，大家喚起童年的美麗的回憶，又好像年光倒流兒時復再了。

每年到了聖誕節，更有一個特別的優點。在一年中另外的時候，我們單從自然的美景中，找到了大部的歡快。我們在陽光照耀的風景上，留戀不捨。好鳥應和着溪水歌唱；春天芬芳的氣息；夏季縱情的歡樂，秋日金陽的照耀。郊原披着碧綠的青衫，長空帶着燦爛的雲霞和深遠的蔚藍色。——這一切雖然美妙，可是我們純在感覺的奢華中享樂。一到了深冬，自然的美消滅淨盡，只完全蓋在皚皚的白雪下，我們只好轉到道德的本源，去求我們的滿足了。荒涼蕭殺的風景，短促昏暗的白日，黑沉沉的寒夜，雖然限制了我們的遊踪，關閉住了我們的情緒，然而我們就寧願從人們的往還間去尋樂了。我們的思想是比較的集中，我們人類的同情，也比較的濃厚，我們要求集團生活，要求同樂，就拉攏得緊密些了。這是心心相印，我們從人類真誠的

心底，找求我們的快樂。這種赤誠，本來藏在我們心靈的深處；一朝萌發，就貢獻出家庭幸福的真意來。

跨進房間裏，那裏充滿了黃昏時火爐的紅焰和熱氣，回想房外的冷暗，那舒服真是說不出的。那紅色的火燄，在房裏放出一片暖意和光明，照着房裏每一個人的臉兒，都在特別的歡迎你。無論什麼好客的人，作出一個誠意的笑臉，無論什麼嬌着的美女，作出脈脈含情的目光，總比不上冬天的火爐邊。還有當那冬風沉鬱的呼聲，穿過廳堂，碰着遠處的房門，在窗邊發出尖銳的喊聲，又從煙囪裏滾將下來的時候，我們在清醒穩定的心情裏，眼光望着四周安閒的房間和此中天倫歡敘的情景，還有什麼能比這再感動人心呢？

在英國社會中不論階級上下，對於鄉村裏的古風，都是遵行的。只要無傷大雅，一切盛會節日，能夠打破鄉村平靜的生活，他們都是很喜歡。從古時候，他們對於聖誕節的宗教社會儀式，尤其是特別的遵從。試讀讀幾位歷史家的記錄，那些幽默的舉動，熱鬧的聚會，一切縱情的歡娛，都是令人神往。它像是打開了每扇門戶，又像是開脫了每顆的心。佃戶和貴族可以在一

起，一切階級的人，都浸在歡快真誠的暖流中。箏聲和聖誕歌的回音，從古堡大廈中漾出來，寬廣的桌面，放着豐盛的筵席。就是沒有錢的人，也用了碧綠的冬青和月桂，表點綴這樣的佳節良辰。明亮的火燄，好像從窗格裏探出頭來，招呼行人進去，加入那圍爐歡敘的人叢中，講些荒誕的笑談，和背熟了的聖誕故事；以消磨這漫漫的長夜。

在今日的改進中，有一點不良的結果：就是它破壞了從前節日熱烈的風俗，這是人生精神上唯一的安慰劑，被它消滅；人們相互間的交誼，也變得只講表面，失掉了真諦。許多聖誕節的遊藝和儀式，都已失傳，不可復考。這個世界近來已變得更像個世界了，多的是荒蕩，少的是享樂。快樂的泉流，雖然面積加入，然而變得淺薄了。從前它經流的故事，曾經流過家庭生活溫馨的懷中，有許多早已淤塞。社會顯得光明和幽雅，可是已經失掉了它的本質。許多未加修飾的真情，許多質樸的火爐邊的玩意兒，侯爵們殷勤的款客，王家豐盛的筵席，這一切已和古堡莊院，一起成了過去。它們是適於深沉的大廳，宏大的橡木建築的樓台，和掛滿了綾羅的食品。可是現代別墅中華麗的會客室和整齊的起坐間，卻是不配的。

舊時的盛會，目前雖已絕跡，然是聖誕節在英國人心目中，還是一個歡快的時節。愛家的情感，英國人很是濃厚，在聖誕節就可以看出了。那時有聯絡親友的盛宴舉行，有互相祝福的禮物送來送去，這些可以表示情誼和促進好感；常青的冬青樹，挨戶分挨，這是和平與快樂的象徵品。——凡是這一切，都能够使得人們感情和諧，引起慈悲的同情心。就是夜行人嘴裏唱的古歌俚曲，可是在那寒冬的半夜，聽上去也別有風味。有一次深更半夜裏，已經寂無人聲，忽然我被夜行人的歌聲喚醒。我含着快樂靜聽，一邊又想到這正是神聖而歡樂的聖誕節，我幾乎把他們作天使的歌詠團，向人間宣佈和愛的消息，一個人的幻想，如果受了這些道德的影響，把塵世的一切事物，都化爲音樂和美感，是有着怎樣歡快的力量呀！就是在沉睡中的林莊裏，聽到雄雞的啼聲，本來是『向他們豐羽的夫人們（指雌雞）報告夜間鐘點』的，有人聽來，也當是報告聖誕的光降了。

『有人說等到佳節來臨，

大家來慶祝救主誕辰；

那司晨的鳥整夜歌唱：

他們說再無幽靈出來遊蕩；

夜間安靜，也無星球相碰。

仙人沉默，巫力消逝，

那時候是這樣的神聖和閒靜。」

在這樣歡呼的歌聲裏，和在這樣熱情的激蕩中，誰的心還能平寧呢？——真的，這是一個感情復活的時期，非但溫暖的爐火燃起在客堂裏，也燃起在人們的心底。在長久蒼涼的灰燼以外，過去的柔情蜜意，都恢復了當年的明艷。還有安土重遷的家庭快樂，重復鼓起消沉的意志來；好像阿刺伯的微風，會把遠處草原樣的清香，帶給沙漠中疲乏的旅客一樣。

我是一個異鄉人，觀光到這個國土上，既無款客的爐火，爲我放出光輝；也無好客的人家開門相迎，更無好友盛意接待。——然而我看到周圍的情景，看那些快樂的臉上，覺得這佳節的一線光明，也照入我的靈魂。像那天空中的光輝一樣，快樂是會反射的；每一個臉兒上，帶着

天真和快樂，都像是一面鏡子，會把永明不滅的仁慈的光輝，傳給旁人。大概一個人對於同伴們的幸福，好像一點都不受影響，他的周圍都是些快樂的人物，他自己卻向隅獨愁，也許他另外有私自滿足的時候，然而他一定缺乏人類相互間溫柔的同情——造成聖誕節一切的歡快的，就是這個同情啊！

### 驛車

我在上面的文字裏，已把英國的聖誕節儀式，大概的敘述一下。我想在這裏，把我在英國度聖誕節的幾件瑣事，寫出來當作例證。還要我的讀者，放上岸然的道貌，換上一付佳節良辰行樂的心情，對於一切呆事都容忍，認定唯一的目標是娛樂。

某次在聖誕節的前一天，我在漫遊約克郡的路上，坐了一次公共的馬車。車裏的乘客十分擁擠，聽他們的談話，大都是往親友家中，吃聖誕酒去的。車上有的是一籃籃的野味，一箱箱的珍饈；還有掛在車夫坐位旁邊的野兔子，搖擺着它們的長耳朵。這些來自遠方，預備在行將

舉辦的盛宴上佔一席之地。那天和我同車的，有三個可愛的小學生，他們臉色紅潤，身體康健，精神活潑。英國的小朋友，都是這樣的。他們正放了假，興沖沖的返家中，預備盡量的去快樂一下。他們有六個星期的假日，從學校中解放出來，所以縱談着海闊天空的作樂計劃，聽起來是很有趣的。他們充滿着各色各樣的預測，怎樣和家屬和普通的人會面，一直到小貓小狗為止；又猜他們小袋中滿塞的禮物，停一會送給自己的小妹妹，那是多麼快樂！他們更急於要見自己養的一匹小馬，聽他們說起來，那是頂好的小馬，甚至於全國沒有一個籬笆，它是跳不過的。

因為車夫特別留心他們，他們一有了機會，就瞎七搭八的向車夫提出許多問題，並且稱贊他是世界上頂好的人。連我對於那位匆忙而又驕傲的車夫，也注意起來了。他歪戴着帽，外衣的紐孔中，插着一大束聖誕節用的綠葉。他本是責任又重又忙碌的，一到了聖誕節，尤其是頂紅的紅人，他替人家傳送聖誕禮物，得到不少的外快了。我在這裏，很想英國驛車夫的共同特點，作一個素描，免得被讀者諸君誤認。

他大概總有一張橫闊的圓臉，上面結滿了紅雀斑，好像吃得太飽，所以把血擠到皮膚下



面。因爲他很喜歡吃麥酒，身體也異常發福。他穿着很多衣服，裹着全身，好像一株花椰菜似的，更顯得龍鐘。一到夏天，鈕扣中塞着一大束鮮花，也許是那一個鄉下姑娘送他的。他穿的馬甲，顏色鮮明，還有柳條的紋。他的褲子很長，幾乎蓋到腳面。

驛車夫的服裝，差不多個個人是這樣。他穿得這樣考究，覺得有點驕傲他的外表。雖然有點粗魯，然而他帶着英國人共有的紳士風度。一路上他享有着優越地位；時常有幾句話和村莊上的婦女們商量，因爲她們當他是一位可靠的人。同時他對於一個明眸的村姑，也有很深的諒解。他一到停馬匹的地方，就把馬匹一丟，讓管馬的人去照顧，因爲他的責任，不過把馬從這站駕到那一站吧了。他一離開了驛，就在客棧的院子裏散步，兩手插在褲袋裏，態度是像煞有介事的。有一大堆懶倒他的下等僕人，像管馬的，擦皮鞋的，和客棧裏那些吃殘物的，都把他當神仙似的招待着。應和着他的意見，模仿着他的舉動。就是那些窮苦人要身上披着一件大褂，兩手插在袋裏，學着他的踱步，隨口說些土話，儼然一副車老爺的模樣了。

因爲我自己的心裏高興，看到一路上每個人的臉，也現出喜色。驛車是帶着熱鬧走的。它

一路經過的時候，就在兩旁的世界裏，引起騷動。只要聽見它的喇叭聲，有的趕過來會朋友，有的帶着包盒來搶位置，甚至於匆促得不及和送行的人告別。同時車夫也可以趁勢撈一點油水。有時候他拿出一只兔子或者野鷄來，有時候他向公館房子前扔過報紙和小包去；還有時候，把一封從鄉下寫來的古色古香的情書，帶給半羞半笑的主婦，再添上幾句俏皮話。車輪軋軋的經過村坊，各處的窗口，都現出康健天真的村姑們的笑臉。還有鄉村裏的各種情形，這裏暫且表過不提。

這個行將降到的佳節，已給英國新添上一種特別的活力。我看看每一個人的臉色和精神，似乎是異乎尋常的美好，野味，鷄鴨，和另外桌上的食品，在村坊裏的銷路很不差。許多顧客，充滿在雜貨店裏，猪肉店裏，和水菓店裏。主婦們忙着在屋裏東奔西走，想收拾整齊；同時冬青樹光澤的枝條，和它們發紅光的園果子，也開始從窗門前露出臉來。在一個老作家的文章裏，曾經描寫過籌備聖誕節的情形：『現在是鷄、鵝、鴨、牛羊肉，都不必再提起了，因為在這十二天裏面，大半的人吃這些小東西覺得不夠，現在用到梅醬，香料，糖蜜，來調和在麵包和肉羹裏。現

在音樂必需奏頂好的調子，因為青年人可以載歌載舞，老年的好去坐在火爐邊靜聽。鄉下姑娘來辦貨，不到一半，就急急忙忙的想回去，不過要是在聖誕夜忘記了一包紙牌的話，就得派她去買。家庭裏爲了用冬青樹或者常春藤，起了爭執，結果要看究竟是老爺或是太太當權。擲骰子和鬪紙牌，僕人也派到了好處。廚子的手指上，也帶着美味。」

我的幻想正在這樣的天南地北，忽然被同車的小朋友喚回轉來。他們在靠近家的幾里路上，早已探首窗外，辨認出每一株樹和每一間屋來。現在車裏是一片叫喊聲：『那個是約翰！那是老嘉祿！那是小馬彭丹！』這幾個快活的小東西一邊叫喊，一邊拍手。

在那草地的盡地，有一個穿着制服的老僕人等着他們。他帶着一只年高德劭的獵狗，和他們所賞識的小馬彭丹。——彭丹的模樣很難看，生着幾根稀疏的毛，和一根齷齪的長尾巴，正在路旁發怔，大概想不到有這樣熱鬧的時候吧。

那三個小朋友，圍着老僕人蹣跚跳跳的快樂，一邊又去摟抱那只獵狗，那狗也快活得搖頭擺尾。他們大家想要爬上彭丹的背上去，好容易老僕人替他們解了圍，叫他們輪流，讓頂大

的先騎。

於是他們走回家去。一個騎在馬上，那狗在前面不住的亂跳亂叫；另外的兩個牽着老僕人的手，忙着亂講，一邊探問家裏的消息，一邊報告學校裏的瑣事，叫老僕人也應接不暇。我呆望着他們的背影，也不知道自己的心裏，究竟是快樂是傷感。兒時的回憶，慢慢地籠上我的心頭，那時我不明世故，也不知道憂愁是什麼；只要學校裏停課一天，我便認爲這是人間頂好的事情。驛車在那裏略停，讓駕車的馬喝了一點水，然後再上道，在路的旁邊，轉出了一個整齊的莊院。我看見有一個婦人和兩個小女孩在走廊裏，我也看見那三個小朋友，和老僕人，獵狗，彭丹，在馬車路上走着。我探首窗口，想再和他們作一次快樂的會面；可惜我的視線，被樹林遮斷了。

黃昏時我們到了一個村坊，我決定留宿在那裏。我們的車子驅進小客棧的大門，我從廚房的窗子裏，可以望見很旺的火光。我走了進去，看見那整潔舒暢的廚房，這是英國客棧的特點。房子大小適中，四壁掛着雪亮的銅錫器具，還綴着青青的聖誕樹。天花板上懸着火腿、豬舌、

和鹹肉；一架轉爿肉串的機器在爐火上發響，還有一個掛鐘在角落裏的答作聲。一張平滑的杉木桌子放在那邊，上面有圓圓的冷牛排，另外的美肴，和兩瓶發泡的頂上麥酒。那比較低微些的旅客，對着這樣盛宴，正預備大嚼；另外的旅客，坐在橡木的高背椅上，喝着麥酒，一邊抽煙，一邊閒談。模樣端正的女店東，忙着指揮幾個漂亮的女傭，在跑來跑去；然而她們一有機會，還要和坐在火爐旁邊的客人，談笑幾聲，那樣的景象是十分值得羨慕的。

我到客棧還不久，第二部驛車也到了門前，從車裏走出一個青年，我從燈光下一眼看過去，好像有點面熟。我向上前仔細一看，那青年的眼光，也和我接觸了。不錯，那是法來克君，我們在大陸上曾經同旅行過一段路，他是一個活潑高興的青年。萍水相逢，我們是多麼的快樂！後來他看出我此行並無目的，只是旅行觀光，所以他堅邀我一起到鄉下，他父親的家裏去，並且就在不遠的地方。他告訴我說：『到那邊去，比你在客棧裏吃聖誕酒，總要好一點，我父親那裏，也不勝歡迎。雖然是帶着幾分古派的意味的。』他的話說得很動聽，就是我看到各處籌備借度過佳節的熱鬧，和想像大家舉杯歡飲的情景，也不禁自感寂寞了。所以他的邀請，我立刻答

應。驛車到了門前，不久之後，我已往法來克古屋去的路上了。

## 聖誕前夜

這是一個月明的寒夜；我們的馬車，掃過冰凍的地面前進。車夫不斷的揮着馬鞭，所以車子行得很快。我的朋友笑着說：『他是明白要到那裏去的，他也巴不得快一點趕到，好到用人的房裏，盡情快樂一場。你要明白我的父親，是一個保存古風的長者，他因為有古英國人的好客之風，所以很覺得自傲，現在像他那樣典型的英國老先生，已經不很多見。——有家產的老先生都愛到城裏去，並且現代的風氣，也都深入鄉間，消滅了鄉下許多深有意義的特點。然而我的父親，從小時候，就愛讀那些講交際古風的書。他以為世上頂光榮頂值得贊美的事，就是在祖傳的故土上，做一個鄉下的紳士，所以他打定主意，在家守產。他想把古代佳節良辰的風俗，恢復過來，關於這一方面的作品，他多曾瀏覽過。他所愛讀的作品，在兩世紀前，負馮相信他們的文章比較更帶着英國的作風。有時他竟會懊悔起來，恨不早生幾時，看看

真正的英國情形。他所住的地方，比較冷僻，幹的事情，可以任性一點。因為他是近村一帶族中的長輩，附近的鄉下人，又都是他的佃戶；所以只要提起「老太爺」三個字，就知道是他了。——這個稱呼，他接受了已經好久。我所以把我父親的一切，不厭求詳的講給你聽，可以先叫你準備一下，停一會看見他的怪僻，就可不以為奇了。」

我們的馬車，沿着花園的圍牆走了一段路，然後停在正門之前。那正門是一個沉重，莊嚴的舊式的鐵門欄，上面雕飾着美麗的花紋。那家族的徽章，架在那門的巨大的長方柱子上面。正門的旁邊，在那棕樹的綠陰裏，便是門房的住宅。

馬車夫拉動一個大門鈴，鈴聲就在那濃霜的寒夜冷氣中發出聲音；答應的是遠處幾頭狗吠，也許它們是這古屋中的守衛吧？在門邊現出一個老婆婆來，明亮的月光，照着這個古式打扮的老婆婆，包着一塊整潔的頭巾和一條圍裙；從她雪白的便帽下面，露出絲絲的銀髮來。她恭而敬之的走近門旁，看見小主人回來，露出簡單的快樂。看起來她的老伴，還在裏面屋子裏，主管僕人房中的聖誕夜慶祝會。因為他是唱歌和講故事的能手，在僕人的歡會裏少不了

他的。

我的朋友叫我下車從園裏走到大廳上去，讓車子在後面跟着。兩行樹林的空枝，遮着灣灣的園徑，月光從樹枝裏照下來，空中蔚藍深湛，地上鋪着薄雪，月光照處，發出明瑩清澈的反光來。在不遠的那裏地平線上，有一片透明的薄霧，輕輕地湧上來，好像要包圍這一切美麗的風景一樣。

我那朋友的眼光，很快地四面一看：『記得從前，每次我放學回家的時候，在這條林蔭路上，不知道跑過多少回！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在這些樹林不知道玩過多少回！我對於它們，好像對於長輩一樣，幾乎發生了尊敬心。我父親頂關心我們的假期，每到家裏有什麼節慶舉行，總要我們集在他的跟前。他領導我們遊戲時的態度，也像別的父母教孩子求學一樣的認真。他自己從古書裏，找出古代的遊戲方法來，叫我們照樣做。不過我可以說，這法子雖然迂腐，卻很有趣味；因為我們這位老太爺要使自己的孩子，把家庭當作快樂的中心；我也認為這是好父母賜給孩子寶貴的禮物。』



我們在路中，被一羣狂吠的狗阻止了。因為方才的門鈴聲和現在的馬車鐵輪聲驚動了它們，各式各樣的狗，張大了嘴，直跳過來。

『大大小小的狗，看呀，

脫來，白郎區，甜心，都在向我狂吠！

法來克大笑著說。那羣畜生一聽見他的聲音，它們的狂吠，一變而為歡呼。於是片刻之間，法來克被這羣忠心的狗，圍在核心，弄得應接不暇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見那古族住宅的全面了，一部份被樹蔭遮蔽着，一部份被月光照得很亮。它的作風非常不規則，好像是各時代樣式湊成的建築物。有一座古老的邊廂，上面有突出的石柱和弓形的窗戶，長春籐披滿在上面，月光映着葉隙裏鑽石形的玻璃片。那房子的另外部份，都是照查理第二時的法國作風修築的。房子四周的佈置，也照古代流行的樣式：人造的花台，修齊的叢樹，隆起的地壇，笨重的欄杆，和鉛質的人像與噴水管。據那位老先生告訴我，他要把這些古色古香的點綴着，一些也不受現代的影響。這樣的庭園佈置，他頂贊成，它是那

樣的富麗堂皇，帶有宮殿的風味，宜於簪纓世家的採用。現代園藝學中所謂模仿自然，它是根據現代的平民思想而產生，帶着平等制度的意思，很不合於一個君主政體的國家。這一番話，把政治學上的原理，應用到庭園佈置上來，使我忍俊不禁，但是我知道那位老先生是很認真的。可是法來克告訴我，他聽到他的老太爺談政治，這是第一次；而且這些思想，大概是一位和他同居過幾星期的上議員告訴他的。當我們行近屋子的時候，一陣陣的音樂聲，夾着笑語聲，從那邊透將出來。據法來克說，這些聲音，來自僕人們的屋裏，在聖誕節的十二日中，僕人們飲宴作樂，如果不背古老的風俗，那位老太爺特別允許，而且還要嘉獎呢。他們所玩的，有捉迷藏，野馬戲，瞎子找人，偷麵包，吃蘋果，抓龍這些老遊戲，聖誕柴和聖誕燭照例的點起，結子的冬青枝也懸掛起來，照古俗青年男子可以在冬青下，去吻漂亮的少女，害得她們很受窘。

那些僕人們玩得正够味。直到我們按了好久的鈴，他們才聽得。裏面的人知道我們的來到，那位老太爺倒屣來迎，後面跟着的，是他另外的兩位公子。一位是請假回來的陸軍少年士官，一個才畢業的牛津學生。且說那位老太爺，氣色很好，精神矍鑠，一頭溫柔的銀髮，蓋在一張

寬大紅潤的臉兒的四周。看了這一張臉兒，我可以猜到這一位老先生，一定有古怪的脾氣和馴良的性情。

他們的天倫之樂，是值得贊美的。這位老太爺不讓我們換下旅行衣，立刻將我們招到聚集在一個舊式大廳中的人羣裏。這一羣人中，是各式各樣的親戚故舊：老娘舅，老舅媽，結婚的太太們，雞皮鶴顏的老小姐，漂亮的鄉下小姊妹，玩皮的小孩子，和那些寄宿學校裏兩眼發光的俏學生。——有的在鬪紙牌；有的圍爐共話；在大廳的那頭，有一羣小孩子，大家一心一意的在遊戲；地板上雜亂地推着小木馬，小喇叭，和撕破了木偶。這情景可以看出方才那些快活的小孩子，玩了一天之後，現在已經去睡了。

年青的法來克，正和他的親屬，忙着問候；我趁此機會，就來打量這個屋子，方才我叫它是廳，的確它是古代的廳，而且那位老太爺也一心要恢復它的古風。在那沉重而突出的火爐架上，掛着一幅圖畫，繪着一個立馬穿甲的武士；在對面的牆上，掛着盔甲，籐牌，長矛。另一面的牆上，嵌着一對大鹿角，用來懸掛帽子，馬刷，和刺馬距。屋裏的四角，掛着鳥槍，釣竿，和另外的遊戲

用具。廳裏的陳設，笨重不靈，都是舊式的，一旁很有舒適的摩登傢具，橡木的地板上，還鋪着地毯。所以房裏新舊很不調和。

又大又深的火爐前，已經把爐格子移去，以便燃起柴來。在爐中的火燄裏，有一塊極大的柴，發出強光和熱度來，這就是所謂聖誕柴。那位老太爺照着聖誕的古俗，特別拿進來，在聖誕夜裏點起來的。

坐在祖傳高背椅裏的老太爺，對於他祖宗好客的火爐邊，向四面端詳着。他好像太陽系衆星中的太陽，把暖和和光明送到每個人的心裏。就是睡在他腳邊的那條狗，碰到伸個懶腰的時候，也會搖頭擺尾一下，表示待於主人厚遇的感激。那屋裏好像有一種殷勤的熱忱，從心裏流露出來，使人感到『賓至如歸』之樂。

我們到得不久時候，就在一個寬大的橡木房間裏舉行晚餐。那房間的牆版，都用黃蠟擦得光光的，上面掛着幾張前輩畫像，圍繞着冬青枝和長春籐。一對巨大的聖誕燭，盤着碧綠的樹葉，插在打得雪亮的架子上。桌上滿是山珍海味，然而老太爺忘不了古代食品——從前聖

誕夜的應時名菜，牛奶煮麥餅，加了不少的香料。還有肉餅的製烹，也很合古法，我便大嚼了一頓。

在衆人中有一個短小精悍的人，法來克叫他西門老先生。他的舉動，滑稽突梯，給大家不少歡笑的資料。他的鼻子好像鸚鵡嘴，臉色枯乾，像一片冰凍的秋葉。他的眼睛裏，帶着一副滑稽表情，一見他就可以發笑。在進餐的時候，他頂高興去逗引坐在身旁的年輕姑娘，害得她只管閉着嘴笑。而且他也能够表現出許多技術，好像傀儡戲，大套魔術，都表演得很精采。

法來克告訴我，他是一個孤老頭，進款雖微，然而因爲他量出少，倒也樂天知命。他在這一族中，好像在天空中流轉的慧星，有時候看看這一房，有時候看看那一房；自然在美國一般親屬多而家產有限的人，都是這樣的。他有愛說話的脾氣，但是沒有迂闊給人惹厭的習慣。他的記憶力很好，本家的系統和歷史，他能够原原本本地說出來，所以很蒙長輩的贊賞。近來他和老太爺同住，因爲他迎合老太爺好古的脾氣，老太爺很照顧他。宴會完畢，飲過香酒以後，大家請西門先生唱一支拿手的聖誕古歌。他靜想了一會，眼光一閃，用破竹似的沙喉嚨，唱出一

支有趣的古曲來。

『現在聖誕已經臨到，

讓我們把鑼鼓來敲，

再把我們的高鄰叫在一淘

等得大家齊到，

來作一個大聲歡笑，

別管外面風狂雨暴。』

這一頓晚餐，大家吃得很開心。餐後由僕人叫來一個彈豎琴的老人。遂後大家依着琴聲，跳起舞來，就替老太爺唱，也屈尊加入。西門老先生自然跳得最滑稽。跳舞之後，接着那位少年軍官，唱了一首綺麗的歌給他的舞伴聽。

一陣狂歡之後夜更深，大家依照古法，握手作別。我也離開那座大客廳，回到我的臥室裏去，那時爐裏聖誕柴的餘燼，正發出微弱的光輝來。我知道那一夜『羣小斂跡，』否則我倒

要偷去臥室，去看看小仙人在爐邊舉行慶祝會的情形呢。

我的臥室是在這屋子的陳舊部分裏。屋裏粗笨的陳設，已可見時間的久遠。牆上砌着花木板，上面有着各式各樣的浮彫；還有一排黑色的人像，默然的向我看着。牀鋪的裝飾很華麗，上面高高的吊着帳子。我還不會上牀躺好，忽然從對牀的方形窗外面，傳來一陣嘹亮的音樂聲。我靜靜地聽着，知道是附近村莊上的一班音樂隊，他們繞着這屋子走，在每個窗口唱着。我就拉開窗帘，想聽得清楚些。上半個窗格裏，照進明亮的月光，這一間古老的臥房，一部份便籠在月光裏。歌聲漸漸地遙遠了，清微柔和，好像和寂靜的月光，混成一片。緩緩地那些聲音低沉到消滅的時候，我在枕上也入夢了。

## 聖誕節日

次晨醒來，回想昨夜的經歷，好像一夢；要不是我仍在古色古香的臥室裏，我不會相信是真的。當我憑枕默想的時候，在門外有許多輕微的腳步聲和談話聲，同時有一個嬌嫩的喉音，

唱出一曲聖誕古歌來。末了一句就是：

『我們今天多高興，

救主就在這個早晨降生。』

我輕輕的起身，立刻拉開房門，看見有一個男孩和兩個女孩，頂大也不出六歲，好像美麗的小天使。他們在這屋裏走，到了每一個門口，唱一曲歌；但是我突然的出現，叫他們顯得十分難爲情。他們默然地立了一會，用手指撥弄着嘴唇，而且偷偷地向我看一眼。直到後來，就約齊似的一溜煙逃開。我聽見他們轉過走廊的轉角時，發出勝利的高笑聲。

在這所好客的堡壘中，一切都好像要使人引起『賓至如歸』之樂。我那臥室的下面，正對着一片美麗的夏景。一片微斜的草地，繞着一泓清溪，遠處有一個大花園，裏面有齊整的樹叢和成羣的野鹿。再遠一點是一個村落，煙囪裏冒出來的炊煙，和禮拜堂黑色的尖頂，點綴在清明寒冷的天空上。這住宅的四周，和別的英國屋子一樣，都是常綠樹，看上去和長夏蓊勃差不多，但是那天早晨，卻結着濃霜。前夜的輕霧，因爲天冷，凝成一層亮晶晶的液體，蓋在一切樹



木和草葉上。晨曦映着這些露點，耀得人眼睛都張不開。有一只知更鳥，站在窗前的槐樹頂上，晒太陽取暖；還有一隻孔雀，正在賣弄它的尾屏，又顯得西班牙王公似的莊嚴和驕傲，在下面的地壇上，高視闊步。

我的衣服，還不會完全穿好，就有一個僕人進來，叫我去參加家族祈禱。他教我到那宅子老邊廂裏的一個小教堂，我看見大部份的族人，已都聚在一個好像平台似的地方，那裏放着坐禱，跑墊，和大本的祈禱書。那些僕役，也都垂坐在下面的長椅子上，老太爺站在台前的一張檯邊，朗聲祈禱；西門老先生代理牧師，來對答他所發問的經義。公平地說，西門老先生做得很不差。

接着禱告，就是唱聖誕歌。老太爺頂贊賞霍來克的詩，從那裏編選出一首來，由西門老先生譜入讚美詩歌譜。這一族裏，有幾位是唱歌能手，聲調倒也不差，尤其是那位老太爺獨唱的一節，態度莊嚴，更令人敬佩。

我們的早餐，都是老太爺認定的道地英國菜。老太爺也發過幾次牢騷，說現代的早餐用

茶和麵包使得英國人壯氣消沉，造成精神不振的時代病。然而爲了依從客人的習慣，桌子上也放着麵包和茶；但是邊櫥上放着許多的冷肉和啤酒。

吃過早餐，我，法來克，西門老先生，都在附近的園子裏散步。有一羣文皺皺的狗伴着我們，它們熟悉一切，好像是這裏的老遊客。西門老先生的紐扣上，掛着一只叫狗的哨子；就是那羣狗在打架玩的時候，也是對老先生手中的小鞭子望一眼。

這樣的老屋子，被橙黃的陽光籠罩着，比起在輕幽的月光下來，自然要顯得莊麗。老太爺會說古代的石壇，雕刻的欄杆，和整齊的水松，都帶着驕傲的貴族風度。這高見的確不差。

我看見不少的孔雀，在墻腳下曬太陽，就順口說了『一大羣。』這三個字惹得西門老先生來更正了。他用和婉的口氣說，照那最古而且大衆公認的遊獵文章上看來，應當稱作『一大隊孔雀。』他接着又迂腐地說：『我們應當叫一陣鴿子或燕子；一排鶉鳥；一簇的鹿；一團野鶴；一批狐狸，或一堆老鴉。』他還引用古代名家的話來解釋：『孔雀既有瞭解力，也有虛榮心。他受到讚美，會向陽光開屏，叫你格外欣賞它的美羽；一朝深秋葉落，它的尾巴落羽的時候，它

也會躲藏到暗角裏去。」

我聽見西門老先生找了這個怪題目，向我掉書袋，不禁要失笑。但是我知道這古宅裏養孔雀，很有長久的歷史和重要的地位。法來克的父親頂高興養孔雀。一方面它們屬於古武士的流亞，在古代的大宴會裏不可或缺；一方面它們有一種榮華富貴的氣概，頂適合於世界住宅。老太爺甚至於這樣說：在石欄杆上蹲着一只孔雀，這氣概是頂堂皇的。

末了西門老先生說還要到別處走一趟，有一個鄉下的唱詩班，要合奏幾隻由他選定的歌曲。我看到這位天真的小老頭子，覺得非常快活，同時也非常佩服。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法來克，他微笑地告訴我說，西門老先生的學問，不出於半打光景的古代老作家；這些書都由老太爺傳到他的手裏，他在雨天和冬天裏，一遍一遍的讀到背得出來。他還像普通一知半解的人一樣，把那幾本書當作崇拜的偶像，說幾句話，總要掉幾句書袋。至於他的歌譜，多半是從老太爺的圖書室中搜尋出來，而譜入前一世紀裏精選歌曲的流子調子中而成的。然而因爲他老先生常常掉書袋，附近的小孩子和獵戶，已經當他是一個了不得的才子了。

我們贊得正有味，村坊上的鐘已在鐺鐺作響，我知道在聖誕日的早晨，老太爺叫全個家族，都到禮拜堂去；因為古詩中曾經說過，這一天是大家表示感謝和感恩的日期。所以法來克問我：『如果你高興上禮拜堂去，倒可以欣賞欣賞我表兄西門的音樂成績。因為那禮拜堂窮得連風琴都買不起，西門就勉強將那些鄉下人組織音樂隊，又揀出了一個唱詩班。更照古詩中所說，他把那有『深沉嗓子』的做低音部，有『響亮嗓子』的做高音部。至於那唱甜音的，他更用他奇突的脾氣，在鄰近那些頂漂亮美麗的姑娘中去選擇；然而他也知道，要這些漂亮的歌女唱得好，是非常困難的。

那天早晨雖然有霜，天氣卻是十分晴朗，所以這一族的人，都是到禮拜堂去的。禮拜堂很舊，是一座灰色的石砌房子，就在這村莊上，離園門約有半里光景。禮拜堂旁邊，是一座古老的牧師住宅，年齡已和禮拜差不多。房子前面，是一帶濃密的水松，在葉子叢裏，留出幾個空隙來，好讓陽光射入小小的古窗格裏去。當我們走過那面的時候，牧師也在前面走出來了。

我本來想牧師是清爽端正的；但是等我一看見，我是失望了。那位牧師的丰度，短小瘦弱，

臉兒蒼黑，還披着一頭假髮，相貌很是不揚。他披着一件污穢而闊邊的外褂，口袋很大，也許放得下聖經和祈禱書。後來据法來克告訴我，那位牧師，是老太爺的老朋友，等他承繼了產業不久之後，就接收了這個教區。這牧師專門讀的是黑字版的古書，幾乎可以說是書蠹，研究那些古代被人遺忘的作家，卻會孜孜不倦的。他誦讀那些古書，一板正經的態度，從他的臉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如果看了人家的面孔，可以知道他的心底，那末這牧師的臉，倒可以當黑字版古書的索引了。

當我們走近禮拜堂門口的時候，我們看見牧師先生正在責備一個頭髮花白的闍者，因為在點綴禮拜堂的聖誕綠樹裏，夾雜了一些青籐。他引證了許多道理，責備闍者褻瀆神聖。害得那位可憐的老頭兒，只好去摘掉那些青籐，牧師才肯甘休。

禮拜堂的內部，簡單莊嚴。四壁嵌着幾個族人的石碑；正在講台旁邊，有一個古式的大墳，上面一個武士的畫像，戴着盔甲，交叉着兩腿。——這表示他曾經當過十字軍的戰士。後來据說那一族裏，有一個會到聖地去受過戒，也就是有一幅畫像，掛在廳中的火爐架上。

在舉行禮拜的時候，西門老先生站在長椅前，用着響亮的聲音作着啓應；那副嚴正不苟的態度，倒像一位古派的老先生。我仔細看他翻那大本祈禱書的手勢，好像在指手畫腳似的。而且還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於禮拜的音樂，總有點慊然於心；他一眼不眨的注視着那唱詩班，一面謹慎地替他們打着拍子。

小走廊裏坐着樂器隊，形成一隊怪有趣的頭顱，一個疊在一個上頭；頂有趣的是一個鄉下裁縫，是有一個內凹的前額和下頷的人兒，他吹着銅簫，好像把他的臉也吹成一張小圓點了。另外還有一個短胖子，曲着背在玩低音提琴，只可以看見他圓圓的禿頭，像一個鴛鴦蛋。在那些女唱員，有幾個面貌倒不錯；可是早晨風緊霜濃，凍得她們的面孔上泛出玫瑰紅來。男唱員的聲音倒不錯，可惜怪模怪樣的都有。因爲幾個人合唱一本書，一堆堆的怪相兒，好像鄉間墓石上的小仙童。

那些唱詩班實在並不高明。歌聲總是拖在樂聲後面；有幾個琴彈得慢的，只好用極快的速度趕上去，其手法好像獵犬逐兔一樣。但是頂會人注目的，是西門先生傑作的讚美歌。可是不幸的很，一開頭就不入調，弄得音樂師手忙腳亂，西門老先生也面紅耳赤，於是一切就好像破了腳雜亂無

章的進行着。各人都在跟自己的意思亂唱，想越早唱完越好。只有一位戴着鹿角眼鏡的老人，歌聲帶着鼻音，因為離開大家遠些，所以唱得更慢，比別人要落後三排，一股高興的抖着他的鼻音。

接着牧師滔滔地大發宏論。他說到聖誕節的儀式和禮貌，又說這一天是用以感恩和快樂的日子。爲了證明他的意見不錯，他旁證博引，背了不少的名句。實在他是空費力量的。因為在場的人，誰也不會和他爭辯。那位牧師卻是明白過去的情形並不了解，現在所以他演說了。一番結論是要求他的聽衆，一致擁護他們歷祖相傳的古風，在這教會週年紀念的快樂日子，大家應該盡情歡樂一番。

牧師的那篇宏論，發生的効力真不可思議；因為我看見大家退出禮拜堂的時候，臉色帶着滿心歡喜，和牧師一樣。年紀較長的人，站在禮拜堂前的空地上，一簇簇的握手招呼；小孩子東奔西跑，唱着些聽不清楚的俚歌。據說這也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鄉下人看見老太爺走過，都必恭必敬的，向他脫帽祝福；老太爺也邀他們到自己那裏去吃些點心，避避寒氣。老太爺這樣慈悲爲懷的聖誕美德，引起了不少的贊嘆。

在我們的歸途上，老太爺滿心歡喜，就是在臉上，也露出藹然仁者之容。那時候雖然有着迷濛的薄霧，然而長途無雲，東昇的太陽，已把南面斜坡上的那層薄雪融化，又把那即使在隆冬時候，也點綴着英國風景的生動的青翠，恢復了過來。在那沒有陽光的山坡和幽壑裏，一大片鮮明的碧草，映着耀眼的白色。在陽光在河岸旁，潺潺地流着綠水；又蒸發出一層輕微的水汽，去滲入地面上的薄霧中。在天寒霜濃的季節，有這一番美麗的景色，的確是令人感到快感。老太爺含笑地說：『我希望無論窮人和富人，都遵守聖誕節的古風。在一年之中，至少能有這樣的一天，不管你跑到那裏去，都會受人歡迎。並且好像那整個的世界，都在開門邀你似的，這真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那位老太爺接續說下去，感嘆一切遊戲和娛樂的衰落，這些事情，從前在聖誕節左右，那些平民階級中很盛行，也很受貴族階級的鼓勵。當時城堡和大廈裏的大廳，在白天裏終日開放，桌上滿是盛饌佳肴，汽泡的麥酒，還有管弦歌聲，鎮日不斷，不論窮富，要進去同樂，都是受到歡迎。他這樣說：『古代的遊戲和本地風光，叫那些佃戶寶愛自己的家，平時他們能得到地主的提拔，也知道感謝天父。它們能叫人生更爲快樂和美善。——可惜這個民族，現在每况愈下，我們不再有那樣純樸真



誠的佃戶；他們已經和地主貴族分離，好像他們的利益是不相同的。他們已經會看報，會在酒店裏聽起碼政客的高論，和改革社會的論調了。我以為現在要挽狂瀾於既倒，使佃戶們心術純正，唯有叫貴族和地主，回到鄉下老家裏去多住一點時間，常和那些鄉下人來住，再提倡英國快樂的遊戲，才是唯一的方法。」

這位老太爺並不專是空論，而且也實行過，在多年前，每逢節日，他也依照古法，開放他的住宅。但是那些鄉下人受寵若驚，在這種款客的盛宴中，不知道怎樣做才對，自然有點尷尬了。村坊上的無賴，走江湖的叫化子，打抽風的地方官，擁擠了一屋子，還懶着不肯走。老太爺沒法想，只好把那些文雅一些的農夫，請到家裏廳上來，同過聖誕節，同時對於窮苦人家，佈施些牛肉，麵包和啤酒，使他們能在自己家裏，度過佳節，也就算數了。

我們到家不久，忽又聽見音樂聲自遠而近。有一隊不穿外褂的鄉下孩子，襯衫袖子上懸着紅綠的綢帶，帽上綴着聖誕樹枝，手裏拿着短棒，後面跟着一羣鄉下農夫，從那邊林蔭路上走過來。他們立在廳前，換了一個歌調，孩子們就表演一種奇怪而複雜的跳舞。那位老太爺看得很有趣，又

從頭至尾，把這跳舞的源流告訴我。他一直追溯到羅馬軍隊的占領英倫時候，說這是古代鬥劍的流亞。可惜這種遊戲，是很危險的。

等到跳舞完畢，老太爺就用豬肉牛肉，和杜釀的好酒，款待他們。老太爺也降身在鄉下人淘裏，弄得他們受寵若驚。當真我也看見，有三個年青的農夫，他們才舉杯近脣，看見老太爺轉過臉去，就扮一個鬼臉。忽然他們發見我在看他們，立刻收起鬼臉，放出一板正經的面孔，他們對於西門老先生，卻熟不拘禮，因為西門老先生各種娛樂和事業，已經使得誰都認識他。鄉下人的家中，常有他的腳跡，和女人們談談天，開開玩笑。像他這樣的光棍，正好似勤懇的蜜蜂，專去採摘櫻脣上的甜液。

因為快樂和真誠，賓主間的生疏，不久也消滅無餘。這些農夫地位雖然卑微，然而受了上面的慫恿，他們是在盡情作樂，而且發出感激的暖流來。酒甜耳熱，老太爺走開之後，他們痛飲得更高興，到處浮着響亮的趣話和笑聲。西門老先生和一個紅臉白髮強壯的農夫，講得更起勁；這農夫好像是村坊上的滑稽人物，因為他的伙伴們，都張了嘴，等聽他的笑話。只要他一開口，大家並不會聽懂，就先噴飯大笑了。

真的，現在整個屋子裏，都在歡天喜地的快樂中。當我走回房裏去，預備更衣赴宴，我聽見小天井裏飄蕩着音樂聲。我從窗口望下去，看見有一個游行的音樂隊，在吹着板簫，敲着羯鼓。一個風騷的姑娘，和一個漂亮的鄉下青年在跳舞，旁邊還有幾個人觀看。當那姑娘發現我在窗口探望，就漲紅了臉，扭着身子逃開了。

### 聖誕敘餐

我才盥洗完畢，和法來克在圖書室裏閒步，忽聽得遠處有敲鐵板的聲音，這是宴席擺好的記號，據法來克說，那老太爺講究古風，廚房裏和廳堂上是一樣的。大司務把壓麵的鐵板，在木檯子上敲幾下，招呼當差的把好肉送上前廳，有詩爲證：

『等到大司務打了三聲，

轉眼僕役人等，

前來聽候命令。

當差的手裏端着菜盆，

像軍樂隊一樣整行前進，

奉上了，就離開前廳。」

照老太爺每次舉行聖誕敍餐的習慣，酒席是設在大廳上。爐裏燃着很旺的柴火，使房中充滿暖意，發着閃光的火燄，在張開大嘴的煙囪裏，升捲上去。那張畫着十字軍人和白馬的大畫片上，因為聖誕節，點綴着紛亂的綠葉；同時對面的盔甲和武器上，因為是那位武士的遺物，也繞着冬青和常春藤。可是據說那些武裝，都是十字軍人的，實在有點不像，比較起來是太新了。後來據人告訴我：那張畫的來源，誰也不知道；那副盔甲和武器，本是廢物間裏的垃圾，給老太爺偶然看見，就斷定它們是那位武士的遺物，於是榮升到現有的地位。好在是老太爺的主意，誰也不敢懷疑。在武器下面，有一排邊櫥，櫥裏放着許多盆碟，好像在開陳列大會，是經過幾代的管家人所逐漸積起來的。在這些一切前，站在一對巨大的聖燭，好像兩顆發光的大星；兩旁分列許多蠟光輝照耀，猶如衆星之拱北辰。

樂聲悠揚，送着我們進了餐廳；那彈豎琴的老者，端正地坐在一張矮櫈上，用力地在撥弄樂器；但是彈出來的調子，卻是有氣無力的。我想一切的『人臉聚會』比在聖誕敍餐的桌子上，再不會有更完備更整齊的了。看上去真是五光十色，若是仔細研究，決不會惹厭的。內中特別有一位青春的女郎，態度端莊，容貌嬌艷，有一個高高的尖鼻子。老太爺最賞識她，說她的像貌，可以說是本族的代表，而且和從前在亨利第九皇朝上露過頭角的其祖宗一個模型。

站起來讀感恩辭的牧師，他的言辭，不像平常時候的那樣簡單，又冗長又嚴肅，用字十分謹慎，可以說是一篇古風。現在一切都暫停一下，好像在等待什麼，忽然在僕役總管進來了，略有些侷促似的。他的兩邊，侍候着兩個端着大蠟燭的僕人，手中捧着大銀盆，盛着一個香花供養的大豬頭，豬頭嘴裏又塞着一個檸檬，他恭敬地放到檯子上去。這一隊人上廳來，彈豎琴的就大奏音樂。一曲完畢，老太爺使個眼色，給那位的年青大學生，他就有趣地裝成像煞有介事的樣子。唱出一支古曲：

『我獻豬首，

敬謝皇天。

我雙手捧着猪首，

點綴着香花。

諸位在场貴客，

請大家齊聲歡唱。』

我到這裏來，知道主人的怪癖，本來預備飽看這些怪現象的；然而一見這隊人端進這樣一盆怪菜來，也不禁有點納罕。直到後來，我從那老太爺和牧師口中，才聽出這算是代表獻上野猪頭的，——從前在聖誕節的大宴席上，往往用着煩瑣的細樂，悠揚的禮節，獻上這盆名菜，那老太爺：『說我喜愛古風，不但因為它們莊嚴堂皇，同時因為從前我出身的牛津大學，也遵奉這些。我聽到人家唱那些古曲的時候，過去年少好弄的情景，就從我腦海中映現出來。那古色古香的大禮堂裏，從前那班穿着黑袍和我散步的同學，如今再提起來，已有許多長眠於窀穸中了。』

可是那位牧師，絕對想不到這一點，他是一個重文不重意的人，對於老太爺的解釋並不同意，他認為這個歌和在大學裏的是不同的。於是他繼續說下去，滔滔不絕，用批評的態度，旁證博引，講

給在位的衆客聽。不久他發現在坐的聽衆，注意力逐漸減低的時候，他的聲音，也慢慢的低下來，結果他只能把他的言辭，向一位坐在他旁邊的肥頭胖腦的老者，低聲的告了結束。那時候這位老者，正在一心一意，大嚼其火鷄。

現在檯子上皆大歡喜。鄉間的土產，搜羅殆遍，而在這一季中，食品是特別的多。有一個特別的地位，讓給了一盆『老牛腰』，這是老太爺賜它的嘉號，他說：『這是古英國好客之風的標準，並且能夠保證良朋畢集，幸福無量。』另外還有幾隻特別的菜肴，大概也有歷史意味，但是我不願意表示出少見多怪來，所以不再詢問。

但是我不得不注意內中的一塊大餅，點綴着美麗的孔雀毛，好像真的孔雀尾巴一樣。老太爺卻叫它『野雞餅』。老太爺所以要採用這些古代的名菜，目的是要上追遠古，雖然很委屈的已經落後得多了。我看他的小輩和親屬們，對於他的怪癖所表示的尊敬，是很有趣的。在另一方面，他們幾乎被老太爺同化，有一樣的嗜好了。

當撤去抬布之後，管家捧進一個大銀盆來，形式非常精美奇特，把它放在老太爺的面前。大家

爲了這個，都齊聲喝起采來。這正是聖誕宴上有名的祝頌盃。杯裏的飲料，由老太爺親自配製，他說這奧妙的祕方，不能隨便經僕役之手，只有他自己來做，所以引爲自豪的。這真是一盆好黃湯，由頂好的醇酒製成，加上極濃的香料和甜質，還浸着許多熟蘋果，酒客見了，也許要垂涎三尺呢。

老太爺緩緩地調着這一盆湯，臉上現出平靜歡悅的樣子。他先誠意地希望在席衆人，有一個快樂的聖誕，然後舉起湯來到脣邊，再依次傳給大家。他把這盆湯稱做『大家誠意的泉源，衆心同歸的總匯。』

在聚餐的時候，大家雜亂地談着家庭裏的瑣事。這個我自然不大清楚。然而西門老先生，常常和幾個年輕的孀婦打趣；據說他和她們有點曖昧的。先由幾個婦人，說出挑釁的話；然後由牧師旁邊那個胖老頭繼續說下去。他是一位說話嚕噓的幽默大家，說得有始有終，令人佩服。他說了幾句調笑西門老先生的話，就向我扮一個鬼臉。西門老先生對於調笑的話，也樂於接受，並不動氣。並且老先生還乘機告訴我，說被提起的那個婦人，長得蠻漂亮，而且時常自己趕趕馬車的。

聚餐完畢，撤去了餐桌，廳堂裏完全被那家族中的小輩占領了，由牛津大學生和西門老先生



領頭，玩着各種喧噪的遊戲；當他們盡量跑跳玩耍的時候，屋裏全充滿了他們的歡笑聲。我在假日的時候，頂喜歡看小孩子們的熱鬧；所以我聽見他們驚天動地的歡笑，不禁偷偷地溜出了起坐間。我看見他們正在玩捉迷藏。西門老先生是他們的頭腦，好像小鬼大王似的，正包了塊白布，站在廳中央。那班小東西，圍繞在他的四周；有的摘他一下，有的拉他一把衣角，有的用稻草去觸他一下癢。有一個約十三歲的小姑娘，生着碧藍的眼睛，一頭黃金的頭髮，披得亂紛紛，臉兒漲得通紅，衣領扯去了半肩，她吵得頂利害，好像一個小妖精。我看見西門老先生巧妙地避開幾個不重要的人，專門逼着這個小妖到角落裏去，她只好高喊跳凳逃走。我想這個老東西未必真的眼睛不靈到瞎的地步。

當我回到起坐間去的時候，我看見有幾個人坐在火爐旁邊，聽聽牧師發表高論。那時牧師正坐在一張高背橡木椅中，這椅子造得很精美，爲了給他坐，才從圖書室搬到這裏。他正在演說從他考證得來的，關於鄉村流行的迷信和奇談。我的心裏，以爲這個老頭子的本身，也好像有點陰陽怪氣。大概住在冷僻鄉下的人，過着孤獨的讀書生活，一心放上黑字版的古籍上，大半是要這樣的。他

給我講了好多的故事，關於農夫們傳言的一個十字軍人畫像，那是繪在教堂神壇右邊墓上的。據說那個軍人，在風雨淒迷之夜，會從墳墓裏走出來，在教堂前面散步，特別在打雷的時候。關於這個十字軍人，還有許多迷信的傳說，照鄉下人說起來，真的有點活靈活現。但是我看出這樣的迷信，完全是受着老太爺的鼓勵；他自己雖不迷信，然而頂喜歡看別人這樣做。他每次聽到迷信的故事，都是正襟危坐；而且他特別看重門房的妻子，因為她有相信鬼神的大才，老太爺自己，對於荒誕的古書，看得很多；可惜他自己總不能夠相信，引以為憾。他以為一個迷信的人，總應該住在有幾分仙氣的地方。

我們正在專心一致，聽牧師的高論，忽然一陣喧嘩的聲音，夾着婦孺的笑喊聲在一起，從廳堂裏發出，撞入我們的耳鼓裏來，立刻房門開了，擁進一隊人來，一眼看去，真的當做妖魔出現了。原來怪物西門老先生，要想一盡遊戲之王的責任，要來一個化裝的假面舞；那兩位喜歡胡鬧的仁兄，牛津大學生和少年軍官，盡力贊助，自然更容易實行。他們和老管家商量好，從箱裏翻出陳年的衣物來，再把許多足有幾代不曾見過陽光的精美古物，都硬拿到手裏。於是暗中招呼那批年輕的人，到

外面來打扮定當，牛鬼蛇神的假面舞隊就成功了。

那班舞隊吵吵鬧鬧，做着古代的聖誕，當頭的是西門老先生。他穿着一件奇怪的縐領衣裳，看上去好像老管家的裙子，戴着一頂從前流行過的高帽子，很可以當禮拜堂裏的尖頂塔用。在這帽子下面，有着他灣灣的高鼻子，被十二月裏的尖風，刮得通紅。伴着他的，就是那個藍眼睛的小妖精，她穿着富麗的舊緞服，圍着長抹胸，戴着尖帽子，著着高跟鞋，扮做『肉餅夫人』。少年軍官扮的是俠盜羅賓漢，穿着一套粗青布做的緊身衣，戴着一頂綠林氣概的小帽，還拖着一根金色的帶子。他的那身衣服，爲了他的愛人在旁邊，自然比較整齊一點，他的愛人朱麗小姐，穿戴着荊釵布裙，吊在他的手臂上，扮着馬玲小姐。另外的人，也扮做各式各樣。——女的穿着精美的古裝，都是族中老祖宗們在姑娘時代的時裝；青年們用燒焦木塞當做鬍子，儼然地穿着寬袍大袖，和有全副鈕扣的假髮，裝出是烤牛排，酸梅糕，和其他在古代假面具中扮出來的要角。全班人馬的總司令，是那個玩皮的牛津大學生；我也看到他用一根小棒，來對付遊行隊中的一脚色。

這一隊牛鬼蛇神，排闥直入，再按着古俗，擊鼓喧鬧。西門老先生扮着古聖誕，和那忍笑的美麗

的肉餅夫人，同跳着小舞，他的態度，卻是像煞有介事的。接在後面跳舞的，是全班人馬，看着他們五光十色的服裝，好像畫片上的老祖宗，都跳下來混在裏面參加。各個不同的時代，都雜揉在裏面；黑暗時代在跳着足趾旋風舞和迅快舞；還有那依麗莎白的時代，在一行的連續朝代中，很快樂的載笑載舞。

老太爺好像小孩子的一樣快樂天真，在看見這五光十色的跳舞，好像古代已經復活。他站着搓着兩手，在暗聲匿笑；旁邊的牧師，在大加考引，詳述那古時候的華貴舞，老太爺幾乎不曾聽見半句，至於我自己，看了這樣的胡鬧，雖然有點頭痛；然而在嚴寒的隆冬中，有如此熱烈的狂歡，還有那老年的丟開冷落的心情，從新獲得少年行樂的生氣，使我也不禁神往。我還有興趣地感到，這些在從前紅過的服裝，如今快要被人忘卻，忽然會重現一次，恐怕只有在英國才會如此吧。混在這些歡樂之中的，還有一種古奧的成份，造成異常的熱鬧；它正適合那時間和地點。這樣的古屋裏，繞蕩着歌頌和歡聲，好像它也在回憶逝去的舊歡樂呢。

現在我把聖誕節的娛樂，都說得夠了；可以乘此收筆，不必多贅。也許有幾個嚴厲的讀者，還要

責問我：『你寫這些。究竟有什麼意思？你說了這許多，又怎樣能夠把點好處給世界呢？』唉！現在要等人去學的知識，不是有許多嗎？要是沒有，也不是有成千比我高明得多的生花妙筆，在創造智慧嗎？教人娛樂，比教人知識，容易得許多。——讓我做個伴侶，不要做個教師吧。

其實，我有什麼點滴的智慧，去捐給人類偉大的知識呢？並且我怎樣能斷定，我勤懇地演繹出來的精理，果然能給旁人留想的標榜嗎？但是在為娛樂而做文章的時候，萬一我是失敗的話，唯一的受罪，也不過是我自己難過吧了。可是如果在這樣多事的時候，我或者會有機會，使得那憂鬱的眉尖，減去一行縐紋，或使那沉重的心窩，忘記片刻苦悶。在人世痛苦的慘霧裏，覺到人性慈悲的一綫希望。——那末我的筆墨，就不至於白費了。

## 威司敏士德寺

一個淒涼的晚秋天，我在威司敏士德寺裏盤桓，消磨了幾個鐘點的時間。這樣的季節，可正和古屋悲壯的外表相稱。我才跨進大門，好像自己已經回到古代的境地中了。

我是從威司敏士德學院裏的一個天井進去的，先經過一條黑長的甬道，只有牆上穿着幾個透光的洞，看上去好像地底下的隧道。遠望甬道的那一頭，有一個穿黑長袍的老僧，在暗影重重的樓頭散步，活像是附近墳墓裏爬出的幽靈。那寺院還保存着舊日幽冷的情調。灰色的牆垣，顏色剝落，間有圯毀；灰白的苔衣，遮去了石碑上的字跡和死者的遺容。一切都跟着時間在磨滅着。然而在這類廢的情景裏，也自有其可愛的成分。

我在寺裏走來走去，有時對着那些盛衰交迭的圖畫默想，有時對於我腳底墓石上的文字辨認，我注意到三個人的名字。它們在石上刻得極顯著，可是半被腳跡磨滅了。他們是頂早三個的寺主，墓誌銘已認不出來。只是名字還留着，自然這是後來重修的。我默然立了一會，暗想這位人物，好像沉船一樣的留在彼岸，只讓我們知道，在人類的生死交迭中，有過這樣的三個人。並且這還給了我們一個教訓：一旦自己奄化，還想叫別人膜拜，留下空虛的墓誌銘，就此能流芳百世，這是一個夢想！也許再經幾時，這石碑上隱約的圖文完全消滅，也不成其爲什麼紀念品了。當我正在注意這些墓石，忽然寺裏繞梁的大鐘聲，喚醒了我。這好像是流光不再的警告，在許多墳墓中間迴蕩着。它告

訴我們年華暗逝，有如狂浪催我們快入墳墓，這一切真令人寒心呀！

我順路走去，到了寺院內部的穹形門前。一走進去，寺院內部的偉大，和方才的甬道，正好成功對照，令你不禁驚嘆。看着那些一簇簇粗大的柱子，高聳的圓頂，人在下面行動，和親手建築出來的成績相比較，變作渺小得可憐了！這所巨屋的偉大和昏暗，產生出一種又神祕又恐怖的情緒。我們小心輕步，恐怕驚動墳墓裏神聖的寂靜；然而每步的足音，都低低的沾着牆，漾碎在墳墓中間，使我們感到真正的寂靜。

那樣的情景，使得來參觀的人們，不由自己的發生了敬意。我們覺得我們的四周，都是古代偉人的骸骨；他們曾經留芳青史，偉跡長在。然而他們昔日的壯舉雄心，早已過去，如今擠在泥土堆裏，想到這點，也不禁令人失笑。他們生前，曾想拓地域外，現在長眠在陰暗的角落裏，墓地不過些許，自然不勝浩嘆！

我在詩人一隅裏留戀片時，這正在寺裏走廊的一端。這裏的碑銘上，並無頌揚功德之詞；因為文人的生活，不過如此。莎士比亞和阿狄生，都立着人像，但是大多數不過半身像或圓花紋，有的只

是一篇短銘來紀念。雖然這裏沒有什麼鋪張，但是我留心到來寺的遊客，總在這裏立得頂長久。他們鑑賞英雄和偉人，不外乎好奇心，敬意的分兒很微小的；然而來此瞻仰，卻帶着真誠的感情。他們在這裏徘徊，好像趨謁知己的墳墓；因為作家和讀者間，本有盛情在交流着。別的人能流芳到後世，全靠歷史的介紹，然而歷史緩緩的在沖淡消磨；唯有作家和讀者間的接觸，永遠是直接，新鮮而活躍的。作家爲了讀者，比爲自己活躍得更長久，他曾犧牲當時人間歡快的交誼，卻和後世的人心相往返。我希望這世界會永保他的芳名，因為他不是靠殺人流血的功業，靠的是犧牲自己的快樂。希望後世會感激他，因為他的遺產，不是虛名和幻業，卻是偉大的智慧，燦爛的思想，和華美的文章呀。

我離開詩人之隅，走到帝王的陵寢間去。我所徘徊的一帶，從前是小教堂，現在滿是偉人的墓碑。只要我旋轉一下身子，就可以看見大人物的名字。當我的眼睛望着這些悲涼的厄者的寢處時，不時看見許多奇怪的肖像。——有的跪在壁龕裏，好像在低頭膜拜；有的立在墓石上，合十祈禱；有的是穿盔甲的武士，像在戰後休息；有的是頭戴僧帽的高僧，拿着十字頭的標竿。形形式式，無所不有，他們又是那樣的沉默，我好像走到故事中所說全市人民都化爲僵石的怪城中去了。



我站着望着一個墳墓默想，那墳上刻着一個全身盔甲的武士遺像。他的臂上挽着大楯，兩手像在胸前合十祈禱，臉兒半被鐵冑遮去，兩腿交叉着，表示他從前也經過十字軍戰役。這是一個十字軍人之墓。他們在生前，把宗教和浪漫的事跡，打成一片，又將他們的功勳，來造成事實和小說，歷史和神話的聯索。這些英雄的墳墓上，都有美觀的紀念品在着；他們和古派教堂，正可以聯想在一起。一個人如果想到這一點，就會引起荒誕的聯想，十字軍戰役的浪漫事跡。在這樣的墳墓上，不要說別的就是墓誌銘的文字，也很精美，我看見兩句簡單有力的話，說：『我家弟兄們都很勇敢；我家姊妹們都很貞潔。』（All the brothers were brave and all the sisters virtuous）。

在詩人一隅對面的廊下，是有名的藝術品，羅璧立克的夜鶯夫人墓；在我看來，與其說莊嚴，倒不如說他可怕，那碑的底下，做得好像洞開的門一樣，一個穿着喪服的屍體，正像張臂欲飛；那衣裳正要從他瘦骨支離的軀體上落下來，當他正要一下沖出來捉住他的犧牲品的時候。她正躲在丈夫的臂中，他正掙扎，想脫去危險。看見了真覺到恐怖萬分。但是我想爲什麼要把死亡裝點得這樣可怕，而在那些我們曾經愛過的人兒的墓前，散佈着這些恐怖呢？墳墓之前的裝點，應該引人對於

死者發生敬意才對。不應該叫人發生惡感和灰心，但是要令人生悲哀和深慮呀。

當我散步在這些昏暗的走廊和沉靜的小徑上，細誦死者碑文的時候，寺外卻不斷的把市聲送進來。——車馬的鑼鑼聲，羣衆低低的交談聲。有時還有快活的輕笑聲。和寺裏死一般的寂靜，形成顯明的對照。想到院外人生之浪的奔逐，沖蕩到這墳墓的佳城中來，真是不勝感慨的。

我徘徊在一個個的墳墓間和教堂裏，不覺天色已是向晚。寺裏遠處遊客的脚音，漸漸的稀少起來；鏗鏘的鐘聲，正催人去做晚禱；我還看見一隊白衣的人，穿過小路去加入唱詩班。我立在亨利第七教堂的門口的石級上，上面是宏麗深黑的圓頂。兩扇高大的紫銅門，花紋美麗，在門軸上沉重地旋轉着；好像在輕視一切普通的遊客，不配進這偉大的皇陵裏去。

我走了進去，驚於建築的宏偉和浮雕的美麗。牆上的浮雕和圖案，也非常精美。可是我看了這樣偉大的建築，不禁悄然生悲。他們長眠的墳墓，和他們生前的紀念物，緊緊地放在一起，叫我們知道，無論是誰，都是給一坯黃土遮蓋了一切的。我望着墳墓裏的武士們的空寶座，和從前曾招揚在他們前面的旗幟，不覺幻想出他們光燦的當年。那時候在這寺裏，羣賢畢至，濟躋一堂，還有那華貴

的太太，勇武的軍隊，引動了多少人的歆羨，寺裏也添了不少生氣。可惜時代過去了，死神使得一切都沉靜；除非有幾隻偶來的小鳥，築巢在圓柱和遺物上，鳴聲打破了寂寞。——這樣的情景多麼悲涼呀！

我看完旗幟上寫着的名字，知道這些死者，從前都會做過偉大的事業。有的遠征異域，有的浮海關地，有的在壇砧上鉤心鬥角，都想在這虛榮的屋中，多添一件功勞。——到後來的酬報，可憐只有一塊墓碑。

有兩條小小的走廊，在這教堂兩邊，可以證明九原之下，不管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律平等。一邊是女王依麗莎白的墳墓，一邊的墳墓裏，躺着可愛而不幸的瑪麗，終身受女王壓迫的。無論那一個遊客，總要同情瑪麗不幸的薄命，同時還對於那壓迫者有點不高興。在依麗莎白敵人的墳前，時常發生出同情的感嘆聲，傳到依麗莎白的墳上。

一種特殊的感傷情調，籠罩在瑪麗的墳上，從窗門中溜進來的光綫，給塵埃遮暗，甚至於那牆壁上，也染了暗淡的調子，墓石上有着瑪麗的大理石像，圍着銹蝕的鐵鍊，上面裝着蘇格蘭的園花

紅薊花。正爲我足力已倦，就在碑旁坐下休息，心中不斷地懷着瑪麗不幸的遭遇。

寺院裏已寂無足音，只偶然聽到牧師低沉的晚禱和唱詩班隱約的歌聲。這些聲音一停，可以說是萬籟無聲了。這樣的沉靜，再加上荒涼的夜色，漸次籠罩，那地方深沉嚴肅的情景，真是說不出來的。

『在這沉靜的夜裏，沒有朋友歡敘，

沒有愛人絮語，

沒有老父的丁寧——什麼也沒有，

一切都是空虛，

只有黑暗漫漫，荒塚處處！』

突然宏亮的風琴聲，漸轉漸高，歌聲有似浪翻潮捲；那聲音擁過房屋的穹頂，激蕩在靜然的墳墓中間，這是怎樣的悲壯。我坐在那裏，爲了這些音樂而神往。我的四周，已被漸深的暮色所籠罩，石碑的影子，也漸次變黑，遠處的鐘聲，在告訴我日子在緩緩地逝去了。

我立起來預備出去。當我走上那引向這房子的總屋裏去的石級時，我看見了『懺悔者愛德華』的神龕。我想到那裏去，一看這墳墓荒涼的情景。那神龕是築在一個高台上的，高台四邊，全是歷代后王的陵寢。從那裏望下去，可以望見教堂裏一個個的墓，其中躺着過去華貴榮耀的人物。在我的旁邊，放着那張登基時代的寶椅，是用粗糙的橡木造成，還帶着野蠻時代陋簡的古風。這又是一個深湛的對照，來代表人們光榮權威的始終，從皇位到墳墓，僅不過是一步的距離呀。也許有人會想這些不甚相宜的紀念物，放在這裏，是給生性好強的人一些教訓。——縱然生前榮耀權威，達到極點，到後來終是冷落的黃土掩身，甚至於被頂卑微的人們所踐踏。有些名人在生前，受人低首下心的趨奉，到了死後，就受到了報復。那懺悔者愛德華曾被人破棺，盜去寶貴的殉葬物；生前橫霸的依麗莎白的皇笏，也被人偷去；亨利第五的遺像，會給人斬首。有的被劫，有的被辱，有的被毀，一切皇家的墓碣，都證明人們的崇拜，是完全靠不住的。

現在我頭上穹頂的彩色玻璃窗中，正昏暗地透進今天最後的光綫來，寺院的下半部份，完全包裹在黑暗之中。一切教堂和走廊，變得格外黑暗，那些皇帝的肖像，都化作一團團的黑影；那些碑

碣上的大理石，像在這迷離的暮色中，化爲各式各樣的形像。晚風從廊下緩緩的度過，好像墳墓中吹出的冷氣，甚至於聽到腳音，也有點恐怖起來。我緩緩的向早晨的原路上回轉去。我才跨出大門口，寺院的大門，沉重地關上了，把整座房子裏，都充滿了關門的回聲。

我想把方才所見的影象，來整理一下，可是雜亂無緒，也不知道從何想起。我還不會跨出門檻，名字，墓誌銘，戰勝品，一切都繞在我的心中。我想這一大堆的墳墓，不過是恥辱的標記吧了。——不過榮名虛幻的一篇大教訓吧了！在這陰暗而堂皇的宮殿裏，死神靜坐着。對於那些遺物暗笑，而向那皇子的碑碣上，撒下灰塵和遺忘。什麼英名不死，簡直是廢話，時光一頁頁的過去，他們的事跡，也就一片片的消滅了。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今日的英雄，把昨日的豪傑，逐出我們記憶之外，到了明日，他們也被別人這樣做。石柱，園門，尖塔，它們是一堆堆的沙土吧了。除了寫在塵土上的文字，他們的碑文又是什麼？<sup>？</sup>裹屍的香料，埋身的墳墓，又能夠維持多久？<sup>？</sup>就是亞歷山大大帝，他的遺骸也已化爲蟲沙，他的石棺，成爲博物院中的陳列品。『埃及的木乃伊，雖然逃過了康壁賽皇和時光的消蝕，然而現代貪財的人，卻看中了它。埃及貴人的屍首，說是可以治療創傷，故王的屍首，在當香料發賣

了。」

那末威司敏士德古寺和那些崇高的皇陵，終有同歸於盡的時候。結果鍍金的穹頂，高峻的建築，將爲人們足下踐踏的廢墟。還有到了那時候，只有斷牆裏寒風的長嘶，和圮樓上梟鳥的悲鳴，來代替現在的歌唱頌贊；還有那明朗的日光，將照到這些暗淡的死之古廈，藤蘿深深，在那不知那一個人的藏屍甕上，開出紅豔的小花來，好像有意恥笑那死者。一個人就此過去了，他的聲名，他的事蹟，不久從歷史上消逝，就是他那墓碑，不久也變做古蹟了。

### 睡鄉述異

赫真河的東岸，河港紛歧，在那裏有一個小小的城市，或者可說是內地商埠，名叫綠枝市，或名『踟蹰村。』據說這個好名字，是鄉下的婦人取的；因爲每逢集日，她們的丈夫，往往流連在那裏的小酒店裏，竟日忘返，因此得了這名字，可是確否待證。離那裏不遠，有一個小山谷，萬山環抱着一塊小平原，是很幽靜的地方。一溪清水潺潺，正好引人入夢；唯一的聲浪，只有鳥類的鳴聲，才打破四周

沉靜的空氣。

記得我在小時候，在那邊一帶的胡桃林中，第一次打松鼠。那時候是中午，大自然異常的寂靜，只有我的鎗聲，震動四周沉靜的空氣，我聽到抖抖的回音，自己也吃了一驚。我想如果我一旦還逃避塵世，一定會到這山谷裏來歸隱，拋開了一切的煩惱，怡然高臥。

因為這地方那裏冷靜，被人稱做了『睡鄉』；那裏的鄉民，也早已被鄰村一帶稱作睡『鄉兒』了。好像有一種昏沉沉做夢也似的魔力，盤據在那地方之上，滲透了那處的空氣，據說在初期的殖民時代，這裏已受了一個德國醫生的魔術；有人說在未被白人發現之前，就受了一個印地安老酋長的妖術。這話是可靠的，因為那裏的鄉人，在某種魔力影響之下，甚至於走起路來，也好像白日做夢似的。他們頂相信各種迷信，有時候還糊裏糊塗，有點鬼是的模樣。

聽說這魔區的領袖，是一個騎馬的無頭鬼。他是一個流落的異鄉人，在革命的戰爭中，被炮彈打下了頭，從此鄉下人在月黑之夜，常常看見他騎馬凌風而過。他不但在這山谷裏，有時候遠到鄰村一帶的大道上，尤其是常到那相距不遠的一個教堂附近的區域裏去。這裏有幾個忠實的歷史



家，專門收羅關於這鬼的傳聞說，這鬼的屍身葬在教堂的空場裏，他每夜騎馬出去，在戰場上尋找自己的頭。他有時候經過這山谷，飛快如風，因為時候不早，他得趁天明之前，趕回那教堂的空場上去。

這樣荒誕的傳說，給了這黑影重重的地方不少談資；近村一帶，都把這個鬼，叫作『睡鄉的無頭騎士。』

非但那裏的本鄉人，有着幻想的性格，就是有人偶然到那裏去，也會受他們的影響。也許旅客走進在夢沉沉的地方之前，本是神志清醒，但是在那裏只消片刻，接受了醉人的迷力，就富於幻想。——做着各種的夢，看見各種的幻影了。

我所以想竭力頌揚這地方，因為這荷蘭人殖民的小山谷裏，風俗習慣，固守不變，和美國的其他部份不斷更變，完全兩樣。它們有如急湍邊的靜寂灣，我們可以看見水草和泡沫靜止着，或者緩緩旋轉，並不受急流的打動。我在那裏盤桓過，距今已經是許多年了，然而那裏究竟風景已非，還是一個疑問。

話說在美國歷史的極早時期中，距今約有三十年前，那裏有一位名叫野鶴的人，寄跡到這睡鄉中來，想教育村上的兒童，他雖然姓野鶴，然而這姓也可以當他身段的代表。他的兒子又長又瘦，兩肩極狹，四肢極長，他的頭很小，頭頂是平的，耳大眼青，還有一個長長的鈎鷹鼻，看起來如定風針放在針頭上，在指示風吹的方向，如果在冬天，他走在小山的側影上，有人看見，也許要當他餓鬼下凡，或者田裏的稻草人顯靈了。

他的校舍在矮屋的大房間裏，用木板草草架成的；有的窗門嵌着玻璃，有的糊着抄本的舊紙。他不在的時候，門鈕上插着柳條，窗上撐着木棒，以保安全；所以有賊跑進來，也許是不感困難，然而他自己走出去，卻很麻煩了。——這樣的裝置，大約是建築師從捕鱘籃學來的一點玄虛。那校舍是在滿蓋叢林的小山脚下，地方幽靜，旁邊有着小溪，還有一株高大的樺樹。每當夏午人倦，那裏可以聽見朗朗書聲，好像蜂巢裏蜜蜂羣鳴。只有老師嚴厲的責罵或命令聲，才來打斷他們的低誦；或者樺樹也發出些警醒的聲音，像來監督那些不肯用功的兒童。實在野鶴先生是一個肯負責的人，他時時不忘扑作教刑的那句名言，他的弟子，當然不會被貽誤了。

然而讀者請不要誤會，他並不是以朴責學生爲樂事的。正相反地，他不單是嚴厲，處事也非常公平；他不把責任放在弱者的背上，而去放在強者的身上。他看見弱小的孩子，教鞭一揮，嚇得屁滾尿流，並不加以嚴責；但是爲了滿足公正的條件起見，對於那些穿闊邊衣的小荷蘭頑童，在這樺樹下面，頑強不化，他就會加以雙重的刑罰了。他把這一切，叫作『師行父職。』在每次施刑之後，他對於被打的孩子，加上一句安慰的勉勵，說：『你此生此世，將永不忘這次刑罰，結果還要感激的。』

上課時間一過，他和那些大孩子，會一起遊散。每當假日的下午，比較小的孩子，由他親自護送回去；恰巧這些小孩子都有漂亮的姊姊或溫柔的管家婦，代理着母親的職務，而且對於烹飪，很負盛名。學校裏對於他的束修，本是極小，他的膳食費却很大，時虞不足。他爲了要維持生活起見，按着那幾處鄉下的風俗，就去寄宿在學生們家裏。在這裏住了一個星期，再轉到別的家裏去寄宿；好在他在這世界上所有的家產，就是一個棉紗手巾的包裹。

他生活所賴的那些農莊的恩主，叫他們負擔學費，很覺艱難，但是寄宿在他們家裏，到也不在乎。況且野鶴先生還能幫他們。他能設做些輕鬆的工作，劈柴割草，牽牛趕馬，補補籬笆。他在學校裏

發施號令的時候，雖然異常嚴厲；然而到了田場上，就和藹可親了，然而還肯照管小孩子呢。

他除開這許多工作之外，並且是這裏一帶的唱歌主任；教幾個青年唱唱讚美詩，也得到一點報酬。禮拜日他帶了自己的部下，去坐在那教堂走廊的前面，顯得十分神氣。他唱歌的聲音，超出儕輩，特別響亮，也許教堂一里之外，都可以聽到，野鶴先生這樣的生活，在別人看起來，倒也有點自得其樂的。

鄉下的娘兒們，對於那教書先生，總是另眼相看。他比起鄉下的粗魯男子來，要好得許多，並且在學問方面，也只比牧師少遜一籌。他來到那一家，便蒙到竭誠的招待。所以他在全村鄉姑的巧笑之下，特別的覺得開心。在星期日做禮拜休息的時候，他在教堂的空場上，頂肯幫這些姑娘們的忙。或者替她們採葡萄，或者替她們背碑上的墓誌銘，有時候陪她們在鄰近磨坊池的邊上散步，議論風生，引得別人由羨生妒。

他頂喜歡神祕奇怪的事情。每當學校下午放學之後，他就走到校舍旁的小溪邊去，躺在豐厚的金雀花上，細讀那些悲慘恐怖的故事。直到暮色四合，書已看不清楚的時候，才經過水沼，穿過樹

林，回到寄宿的農莊上去。黃昏時他走在路上的時候，每種大自然的聲音，都打動他那已被刺激的思想，——好像夜鳥悲啼，蝦蟆長鳴，甚至於螢火閃現，甲蟲碰在他的身上，都叫這個可憐的書獃子，一心以為方才碰着什麼巫人的法寶了。於是他就高聲唱起讚美歌來，不知道是鎮壓膽子，還是驅逐邪魔。坐在大門口的鄉下人，往往聽見從風沙飛揚的大路上，吹過他那『聲和調長』的聲音來。

他還有一個法子去找這樣恐怖的快樂，就是在沉長的冬夜，去找那些荷蘭老婆婆，她們一邊圍爐紡織，一邊講着荒誕不經的故事。尤其是關於無頭騎士的頂多。同時他也說些巫術奇談，給她們聽聽。或者說些慧星和流星的預兆，還告訴她們地球是旋轉的，嚇得她們放心不下。

野鶴先生所受的，只是夜之恐怖，那在黑暗中行動的心理的幻象吧了；雖然他在一生中，夜行的時候，碰過幾次山鬼魍魎，但是只要天一亮，這一切鬼祟也就完了。如果沒有下面所說的，他的生應該是很快活的。可是在他的人生之路上，忽然跑進一樣東西，比各種鬼怪或巫人給他的痛苦還利害。——那就是一個女人。

有一個晚上，野鶴先生的唱詩班中，來了一個女學生，叫做佳青那·文·苔絲。她是一個荷蘭

富農的獨生女，年華二九，豐軀紅顏，生得非常美麗。少年郎都想追求她，非但爲她的美麗，也是爲了她的妝奩。她也有時風流自賞，穿的服裝，是古式和時式的混合物，是最宜於顯露她的美處的。她戴着橙黃的純金首飾，是她的曾祖母從荷蘭本國帶來的，還有古式的帶誘惑性的抹胸；還有一條動人的短裙，正好使她那美麗足踝和小腿流露出來。

野鶴先生可以說是天生情種，這樣一個美女郎，自然被他看中了，尤其是在他到她父親家裏去訪晤了她一次之後。她的父親老巴爾都，又是一個忠厚耐勞的農夫，他的眼光和思想，難得越出他的田園範圍之外。但是在這範圍之內，他弄得井井有條，怡然自得。他那堅固的屋子，正在赫真河邊，田地青葱肥沃，是那班荷蘭農夫頂愛居住的地方。旁邊有一棵老榆樹，樹下的甘泉，做成一口圓桶式的小井，穿過碧草，流到溪裏去。靠近屋子有一個很大的倉庫，打穀機鎮天的響着，另外豬羊滿欄，雞鴨爭食，在在都表示主人的殷實。

那位野鶴先生，看見那樣豐美的食品，不禁垂涎欲滴。他冥想着老巴爾都的豬，鵝，鴿子等，正好讓他大嚼。豐盛的麥田，纍纍的果園，使他一心想，如果能穀得到這位姑娘，就可以承繼這些產業。他

想到這裏，想像就開始活躍：把那樣豐厚的產業，變賣作現款，再去購置荒地，和冷靜地方的木屋子。他好像看見美麗的苔絲，高坐在馬車上，偕着兒女，車上裝滿了傢具，下面還搖搖擺擺掛滿了不少瓶罐；他自己騎上一匹高頭駿馬押隊出發到莫明其妙的地方去。

他走進那農夫的屋子，心上更是滿意。這是一間大農莊，建築饒有荷蘭殖民時代的古風，屋脊很高，屋頂非常低斜。這低垂的屋檐，正好做了走廊，在那裏掛着連枷，馬鎧，和各種農具，大魚網。一邊是一排夏季用的長椅；一頭擺着一架大紡車，另一頭又放着一個攪乳車。走廊的用處多大呀。野鶴穿過走廊，進入正廳，那裏是正中的起坐間。頂先耀入他的眼簾的，是木板上一排亮晶晶的錫器，幾個屋角落裏，放着大袋待紡的羊毛和織就的粗麻布。牆壁上掛得五光十色，珍珠米，煨蘋果和桃子，又點綴着紅色的胡椒。從一扇開着的門裏，可以望見精美的客堂，傢具擦得耀眼，火爐生得很旺。壁爐上面，放着山梅花和海螺殼，還掛着各色的鳥蛋。一個駝鳥蛋掛在房間中央，屋角是一架碗櫥，放着許多古銀器和補過的石器。

野鶴看過了這樣的情景，從此心緒撩亂，一心想，獲得苔絲的愛情，但是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現在一個變幻複雜的女兒心，要等他去克服，而且步步有着困難。除此以外，還有鄉下的情敵們，他們一看見有了新的競爭者加入會羣起而攻的。

在這些情敵之中，有一條利害的好漢，名叫勃倫脫，闊背雄肩，黑髮卷曲，一張粗率的臉上，有一派滑稽和驕傲相混的表情。他的力氣極大，騎術又精，鄉下人出了爭端，他總歪戴了帽子，出來做公證人。他生性頑皮，喜歡打架和惡作劇，可是並不含絲毫惡念頭。他有三四個好朋友，和他一鼻孔出氣，跟着他東闖西撞，參加熱鬧的事情。一到冷天，他特別戴上他的皮帽，上面還拖着根狐狸尾巴，雄糾糾的騎在馬上，和他的同伴們奔馳而過，好像頓河邊上的哥薩克騎兵一樣。鄰近鄉下人對於他的感情，驚異，尊敬，和好感混和起來的，每逢有熱鬧的樂事和打架，總說有勃倫脫在裏面的。

這個莽漢也曾經愛上美麗的苔絲，雖然他那戀愛的手段，好像大熊表示親愛的樣子差不多，然而有人說苔絲卻也不是流水無情的。他一進行戀愛，自然意思叫那些情敵們，讓開一條路來，決沒有人敢泰山頭上去動土的。每到星期日，勃倫脫繫馬在她的門前，就可以證明那匹馬的主人，正在裏面求愛。別的情郎一看見，只好望望然而去，到別的地方去發牢騷了。



請看野鶴先生的情敵，是怎樣利害；無論體力和智慧方面高過他的人，也不敢去逐鹿。然而他的性情，剛柔相混，好像一根藤條，——雖然柔軟，可是十分頑強；雖然變得倒，卻不會折斷；雖然受了一點壓迫，就會低頭，壓迫一去，又恢復原狀，和平常一樣氣概軒昂了。

他要堂堂皇皇去和情敵競爭，實在沒有希望。野鶴先生就採取側面的方式來進行。他借了做唱歌教師的名義，常到老農的家裏去走動；那老農非常愛他的女兒，一切都聽她的話。她的母親，又忙着管理家務。老農含着煙斗，坐在那裏默想，同時野鶴就和荅絲姑娘進行戀愛；他們倆同坐在泉水邊的榆樹下，或者並肩散步在暮色中，這是頂適於情人談心的場合。

我不明白女人對於戀愛的心理。她們接受愛情的心，有的只有一扇門戶，有的有幾千條大路，可以用不同的法子進去。要獲前一種女人的心，是很不容易；要保持後面的女人，使得不受別的誘惑，也要費上很大的力量。所以勃倫脫也感到有點不高興了，他和野鶴中間，漸漸的發生了惡感。

勃倫脫帶着古式武士的性格，他以為要解決三角戀愛的糾紛，只有付之決鬪。可是野鶴知道他的情敵，孔武有力，再不願跟他上決鬪場。據說勃倫脫這樣吹牛，他能說『把那教書先生對摺攏

來放在書架上，』所以野鶴處處避免和他衝突。這樣牛皮糖式的和平辦法，叫人白焦急，勃倫脫除了打趣之外，也沒有別的好方法。從此野鶴成功他們惡作劇的對象。除開惡作劇之外，勃倫脫還把野鶴的笑話，告訴苔絲姑娘，叫他難爲情呢。

過了好久，這兩位情敵中間，也沒有什麼別的變化。一個清秋的下，野鶴坐在課堂上，督促學生們讀書，整個課堂裏，顯得毫無聲音。忽然闖進一個黑奴來，他穿着粗麻布短衫和長褲，戴着一頂不像樣的小帽，跨在一匹狼狽而半身不遂的小野馬背上，把一根草繩當作馬韁。馬蹄得得，來到門前，送一個信來，邀請野鶴參加巴爾都老農家裏的快樂大會。必恭必敬送信之後，就匆匆的回去，好像他所帶的使命，是十萬火急的。

野鶴先生立刻提早放學，他費了好多時候，梳洗完畢，他有一身棕黑色的衣服，是頂好的，他刷了又刷，再在破鏡子前，打扮好久。他向一個性情暴烈的荷蘭老農夫處，借了一匹馬，騎上了昂然前去，好像去探險的古老雄。現在且讓我來把他描寫一下：他跨下的『駿馬』已經老疲不堪，性情卻仍舊不馴。它的形狀，十分狼狽，項似牝羊，頭如鐵錘；一隻眼是瞎了，另一隻眼卻射出暴烈的眼光。黃

黃的鬃尾上，打着不少的稻草結。至於野鶴先生的模樣，正好和這匹駿馬相稱，他用的是一付很短的踏鐙，所以他的兩膝，幾乎跟那馬鞍上的兩紐一樣高的。尖尖的手肘撐開着，馬鞭直豎在手裏，有似拿着朝笏。那馬在一顛一顛的走，他的臂膀好像翅膀在飛動。一頂羊毛的小帽，戴在他的前額上；那黑褂的衣邊，在風裏飛舞，幾乎碰到了馬的尾巴。這一副騎士的英姿，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少見的。

這一天秋高氣爽，田野裏的景物倒不錯。野鶴先生走在路上，看到田園裏一切東西，總爲自己的口腹打算。在各方面他看見大批的蘋果，有的纍纍地掛在樹枝上，有的裝桶預備出賣，有的堆積預備打算釀酒。遠遠地是珍珠米田，熟穗金黃，顯出將來製餅干和布丁的大希望；黃色的南瓜，將來可以做鮮美的包子。有時他又走過蕎麥田，氣味芬芳，他不禁想到，甜美的蕎麥餅，是由苔絲姑娘的纖手親製，那是多麼好呢。

行行重行行，到苔絲家裏的時候，已是薄暮。走進屋裏，裏面人才畢至。——那些臉黃肌瘦的老農夫，穿着的是土布衣褲，青襪大鞋，還有花花綠綠的蠟鈕子；他們那些靈活而憔悴的小太太，穿戴

着緊縐帽，長旗袍，外面還掛着剪刀針插和棉布袋。活潑的小姑娘，她們的打扮，除了一頂草帽，一根紡綢帶，或一件寬大的白外衣，來表示時式外，幾乎全和她們的母親一樣。那些男孩子，穿着銅鈕釦的外褂，頭髮梳成辮子，再用鰻魚皮保護着。

勃倫脫騎着他的愛馬兇神，也早已到場。這馬倒名副其實，暴烈頑皮，好像它的主人。除了勃倫脫之外，也沒有人敢去駕駛。勃倫脫頂喜歡騎各種猛烈的馬，他以為一匹柔順馴良的馬，不值得好男兒去一試。

勃倫脫一進門，賓主倒屣相迎。會客室裏的茶桌上，珍物羅列。有荷蘭的燻麵餅，荷蘭的豬油糖燻餅，鬆脆的果子餅；甜餅干，小餅干，薑汁餅干，蜜糖餅干，桃子餅，南瓜餅，蘋果餅，外加火腿片和烤牛肉。更有叫人垂涎的梅子，梨子，桃子和木瓜。燻魚，煨雞，牛乳，乳酪，更不必細說。野鶴先生見了這樣的好東西，慢慢品味，倒不必細說。

野鶴先生一邊吃，一邊心裏高興，望着四周富麗堂皇的景象，想到自己的將來，有做這裏主人翁的可能呢。於是他接着想下去，不必多少時候，就可以永別他的學校，如果再有那一個坐冷板凳

的先生，把他叫一聲同志，就一腳踏開他去！

老巴爾都正忙着應酬賓客，一臉高興，好像一輪滿月。他的招待手腕很簡單，但是非常誠摯，只握一手，拍一下肩膀，高笑一聲，再誠懇地說，『請隨使用一點呀！』

大廳裏傳出音樂聲來。叫賓客去跳舞。奏樂的是一個灰頭髮的黑人，他在這一帶的音樂隊裏，已有半世紀的歷史。他的那架樂器，疲憊不堪，也和他自己一樣。他只撥動幾根絃，一拉動弓，他的頭也跟着擺動，幾乎把身子都灣到地上去；若來新加入了一對舞體，他的腳就猛踏一下地板。

野鶴對於自己的舞術，也和歌喉一樣的自命不凡。他在跳舞的時候，四面的觀眾，都在嘖嘖贊賞，弄得他高興得如醉如狂。他的舞伴，就是他心心相印的愛人，他以眉目傳情，她就報以淺笑，害得莽英雄勃倫脫獨坐在屋角生氣，心裏冒着愛與妒的火燄。

跳舞完畢，野鶴看見一羣老人，和老巴爾都坐在走廊一頭，一邊抽煙，正講着大戰時長長的故事。且說這裏一帶，有過不少偉人的事跡。大戰時英美的軍隊，曾經過這裏，因此有過許多劫案，流民，和豪俠的事跡。經過了一點時間，講的人更愛錦上添花，自然更有點近於胡說。

先是講陶夫·馬脫林的故事，他是個大胖子綠鬍鬚的荷蘭人，某次守着一堵泥牆，用了一架可放九磅彈丸的舊鐵炮，要不是他自己的炮炸了，險些打沉了一艘英國戰艦。還有一個姓名不詳的荷蘭人，家產富有，善於守衛，曾經用小刀擋開鎗彈，這把柄子略彎的小刀，現在還有，可以當作證明。另外還有幾個故事，講的都是大戰裏的豐功偉烈，然而把這一切和下面的神怪故事相比，都算不了什麼了。這村坊上頂多的是那些荒誕奇談，因為環境關係，神鬼的傳說，流傳得十分盛行。這次也有幾位睡鄉的居民，來參與老巴爾都的盛會，本鄉的鬼話，自然是他們絕好的資料。他們說出許多悲哀的故事來。說在離鄉不遠的那棵大樹下，就是安特爾大將被擒處，常可看見有鬼出現，和聽見哀哭的聲音。還有在那黑暗的山谷裏，常見一個白衣婦人，據說她是從前凍死在那裏，冬夜的雨雪之前，可以聽到她的哭喊聲。然而大多數的故事，照舊是講那個無頭騎士。最近還有人聽見他夜間出來遊行，繫馬在教堂前的坟堆裏。

這所教堂地位冷僻，據說有什麼冤魂，都愛到這裏來。它是在一座山岡上，被大樹環繞着，掩映在白牆露了出來。從這地方，山勢傾斜到萬頃銀波裏，穿過沿山的綠樹，可以望見赫真河。空場上芳

草如茵，陽光靜照，普通人總以為死者可以在這裏安眠。在教堂的那邊，有一個深邃的幽谷，溪水流過怪石樹根中間。溪水深處，離教堂不遠的地方，有一條木橋，上面遮着濃密的枝葉，白天裏也異常黑暗。關於無頭騎士的傳說，大多發生在這裏，據說有一次無頭騎士變作僵屍，把橋邊一個戰場上回來的騎士，擲到河裏去呢。

接着又說到勃倫脫的冒險事業，自然更要生動。他把那個無頭騎士，看作普通的騎師，不以為奇。有一次午夜時候，他正從隣村回來，路上碰見這個無頭騎士，跟在後面。這位莽英雄很想和他賭一次高下。然而他們才走近教堂那邊的木橋上，無頭騎士突然躍馬一跳，化成一陣火光不見了。

他們在黑暗中，談着那樣動人的故事，野鶴先生聽了，深印在心版上。最後酒闌客散，方才歡聲洋洋的境地，立刻冷落萬分。野鶴一心想和苔絲姑娘密談，總逗留着不走。他們說了些什麼話，我不知道，然而不久他出來的時候，神色沮喪，也許碰了釘子呢。他一口氣跑到廐裏，先把那匹借來的駿馬加上幾拳幾腿，把它打醒，可恰那匹駿馬，正在做着原野豐草的夢呢。

已經是子夜時光，野鶴灰心冷意，尋路回去，所謂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時間也和他自己一樣的

沉悶，遠遠的山下，有着模糊的水面，停着幾艘桅桿高聳的船舶。夜色沉沉，隔河有着犬吠，山凹裏偶有農家的雞啼。在他的近旁，却絕對沒有什麼有生意的東西，偶然有蟋蟀的悲鳴，和田鷄的怪叫，從附近的田裏吹出來。

方才他聽到的那些鬼怪故事，現在一切出現在他的腦中。四邊墨黑，衆星也被烏雲遮到看不見了。他孤獨地在黑暗中彷徨，好像走進了鬼域。路中有一株高大的鬱金香樹，枝幹奇特可怕，這是安特爾將軍蒙難的地方。大家都說這裏常有鬼怪出現，而且有着悲慘的哭聲。

野鶴行近這可怕的樹，嘴裏就吹着哨子，藉以壯膽，風吹枯枝，好像是回聲。他走得更近些，看見樹上掛着一樣白色的東西。他嚇得站定不敢作聲，仔細一看，原來是被雷電燒焦的地方，露出白色的木頭來。突然他又聽見了呻吟，不禁混身戰慄，兩腿也擊着馬鞍。其實風吹大樹，枝葉瑟瑟作響吧了。野鶴走過了這樹，前面正有不少新的危機呢。

離樹約兩百碼的前面，有着小溪橫斷大路，架着幾塊不平的木板當橋。在溪水入林的那裏，大樹成林，又爬滿了野葡萄藤，把這路造成一片黑暗的岩穴一樣。這一帶是傳說中頂可怕的地方，一



班小學生，在天黑之後經過這裏，都是心驚膽戰的。

野鶴走近那溪澗，心裏開始懷着鬼胎。然而他裝出勇氣踢着馬，預備一下衝過木橋去。然而那匹馬不肯向前，却向橫裏的一道籬笆衝過去。野鶴不禁大吃一驚，拚命的把那馬用鞭抽用腳踢。可是沒有用處。那駿馬向上直衝，到了橋邊站定，幾乎把馬背上的人顛到溪裏去。正在這時候，野鶴聽得橋邊有着輕微的人聲。他回頭一看：在山澗邊的林裏，黑暗中站着一個大怪物，一動也不動，好像在想突然跳出來抓住他似的。

這一下野鶴嚇得屁滾尿流，自想要逃也逃不掉了，只好故作鎮靜，啞啞地喝問：『那一個？』可是怪物不睬他。他抖抖地再問一聲，又是不睬。野鶴只好馬上加鞭，閉着眼睛，唱起讚美詩來，正在這時候，那黑簇簇的怪物一躍立在路中，雖然夜色很暗，模樣已可分辨。看上去是一個高大的騎士，騎在雄壯的黑馬背上，他並不表示什麼，好意或惡意，只是昂然的在路的一邊，靠着野鶴那匹駿馬，那瞎眼的一面走着。

夜半來了這位不速之客同行，真叫野鶴啼笑皆非。他想到了無頭騎士，連忙加快馬的速率，希

望把他剩在後面，但是那人的速度，總和野鶴一樣，不先不後。野鶴想再唱讚美詩，然而舌頭已經膠住，再也發不出聲音來。野鶴等他走近，在夜色裏定睛一看：啊！那個騎士身段魁梧，披着大褂，兩肩上沒有頭，頭顱却掛在馬鞍上。這樣他嚇得魂飛魄散，馬上加鞭，希望沖出重圍。然而那無頭騎士也馬上加鞭，偏不放過他。於是他倆在黑暗的山路上，馳馬飛奔。野鶴單薄的衣衫，在夜風裏飛舞。他那瘦長的身軀，伸出在馬首的前面，焦急地想逃出危險。

他們現在奔到那轉向睡鄉去的路上。野鶴的駿馬，也好像中了魔似的，向橫裏奔去，行近那鬼怪故事中有名的橋樑了。正在那橋邊，聳出一個青色的山巒。上面就峙着白色的教堂。

方才野鶴給駿馬的鞭策，叫它奔跑得異常快，現在跑過半個山谷，正當要緊關頭，那縛馬鞍的帶子鬆下來了，那馬鞍慢慢的在滑下去。他想抓住馬鞍，可是沒有用，幸虧抱着馬頭，自己才不至於跌到地上；然而他聽見那馬鞍落在地上，被他後面的追逐者踏過了。他想到了失掉這個好鞍子，該叫原主多少憤怒呀！然而逃命要緊，後面的鬼正在緊緊追上。野鶴失掉馬鞭，要在馬上坐穩，也很不容易，一顛一閃，幾乎倒撞下來。

好容易到了樹林開展的地方，他希望走近教堂前的木橋，心裏不禁高興起來。溪心裏一粒銀星閃動的回光，告訴他果然不錯。他看見那教堂的牆垣，在遠處的樹叢下朦朧的發光，他又想到勃倫脫所說的，無形騎士隱去的地方。野鶴心裏想：『只要能到橋邊，就可以平安了。』正在這時候，他覺到背後有那匹黑馬喘氣的聲音。他猛然把自己的馬，踢了一腳，那馬跳在橋上，轟隆轟隆地奔過木板。他過了橋，正想回過頭來看看，那惡鬼化成一陣火光隱去不見。就在這一眼裏，他看見那無頭騎士，在踏腳鐙上立起來，捧着頭顱，向野鶴擲過來，說時遲，那時快，野鶴躲避不及，那東西已猛撞在自己的頭顱上，他倒撞下馬來，他胯下的駿馬，黑馬，騎馬的鬼，一陣旋風似的，就此過去了。

到了次晨，有人看見那匹沒有鞍子的老馬，拖着韁繩，在主人門前靜悄悄的吃草。早晨正午，總不見野鶴先生來到。學生們來上學，只在沿溪一帶散步，可是先生不來。老農爲了尋馬鞍和野鶴，有點着急。大家出去探訪，才找到了一點蛛絲馬跡。在到教堂去的路中，看見那馬鞍踏在爛泥裏。路中深印着馬蹄，好像飛奔的樣子，直到橋邊爲止。在橋那邊的岸上，又發現了不幸的野鶴先生的帽子，有一個打碎的南瓜，在帽子的旁邊。

大家在溪水裏打撈教師的屍首，然而找不到。他只剩了一個唯一產業的小包裹，老農去打開了看看。裏面有兩套半襯衫，兩個套項頭的木架，一兩雙毛絲襪，一條粗棉布的短褲，一把銹剃刀，一本滿是摺痕的讚美詩，一個破煙斗，還有幾本書，在一本新英國日歷裏夾着一張墨痕狼藉的紙片，上面題着一首未完的情詩，是給苔絲姑娘的；這些書籍和歪詩結果自然是付之一炬了。

下一次星期日教堂裏議論紛紛，都談着這件怪事，大家把這事攷察一下，回想到奇怪的傳說，知道野鶴先生一定被無頭騎士捉去了；但是因爲他沒有妻小，又不欠人家的錢，所以也沒有人多記掛他；那學堂也搬了家，請了一位另外的教師代替野鶴先生。

後來據說有位老農夫，幾年後有事到紐約去，帶回一個消息來，說野鶴並不曾送命，他離開鄉下的緣故，一方面因爲怕鬼，一方面却因苔絲姑娘突然對他冷談，因而慚愧，他自從遠到異鄉一邊掌教，一邊讀法律，不久就做了出席的律師，後來發表著作，並被選爲十鎊法院的審判官了。至於勃倫脫沒有了情敵，便和嬌媚的苔絲姑娘到教堂裏去結婚，每逢有人提起野鶴和爛南瓜的故事，他總要捧腹大笑，因此人家疑惑他和這事有關的。

然而那些老太太們偏硬說野鶴死在妖怪的手裏，這一件事在冬季圍爐夜坐的時候，成了頂好的談資，那條橋也成爲恐怖的目標了，結果那條路也荒涼起來，那學堂因爲沒有人住，也不久牆坍壁倒了。據說那不幸的教師的冤魂，常在那裏出現。每當清明的夏夜，農家的小孩經過那兒，總像有野鶴先生的聲音，在這靜靜的睡鄉中，唱着淒切的讚美詩呢。

### 李柏大夢

有人到赫真河的上流去過，大概總記得克支格山的。這山高聳雲霄，風景絕佳。每當晴明的時候，山上勻着一層淺藍和深紫，尤其是夕陽無限好的光景，輪廓異常顯明。或者皎潔的長空，萬里無雲，尖尖的山峯上，偏會聚攏一圈灰色的雲霧來。落日的斜暉，把它們映照得燦爛輝煌，好像皇冕一樣。

在這山的脚下，一簇樹林裏，飄揚着炊煙，露出許多人家木板的屋頂，有一個古意盎然的小村落。這裏很早是由幾個荷蘭殖民開拓的；不久之前，殖民時代荷蘭風的古屋，也依然存在。都是用荷

關運來的小黃磚造成的，有着格子窗，尖頂形的屋面，屋頂還有一支定風針。

好久之前，那時候美國還未成立，這村中的古屋裏，住着一位叫李柏的好人，他的性情，簡樸溫良，對於鄰舍很和睦，而且是怕老婆的。因為受了雌老虎的訓練，一切都是無可無不可的，到處受人歡迎。枕上的言辭，養成了忍耐吃苦的美德，在李柏說起來，這也許是幸福呀。

當然在村坊上，李柏是頂爲婦女們歡喜的人物，大家都原諒他，談起他的時候，總把一切罪過，加在他太太的身上。村坊裏的小孩子，對於李柏也很歡迎，他幫助他們玩耍，講有趣的故事給他們聽。每逢他在村坊上散步，總要被一羣孩子圍住，有的拉他衣角，有的吊在他的背上，大家都和他親熱。這村上甚至於沒有一只狗，總向他狂吠的。

李柏有一個弱點，就是他不善營生，這倒不是因爲他沒有耐苦的本領。他會得坐在一方溼的岩石上，拿着又長又重的魚竿，整日的釣着魚，即使沒有魚來把他的餌咬一下，他也不在乎的，他又會肩着烏鎗，在山野沿澤裏跑上幾個鐘頭，只爲打幾頭松鼠和野鴿吧了。他頂願意幫助鄉鄰，即使做粗重的工作，他也欣然從命。鄉下有什麼娛樂的事情，頂起勁的就是李柏。總之他對於任何人都

願意幫忙，對於自己偏不能設，要他盡家庭裏的義務，或者做田園裏的工作，那更是不可能的了。

他自己說他的田土荒蕪，耕耘也是不中用的。他家的牆垣，任它毀圮，他家的耕牛，不是走失，就闖到菜園裏去。田裏蕪穢不治，水利不修，因此他的產業，日漸減削，結果只剩了一片包穀田和一畝番芋田吧了。他家的孩子，衣裳襤褸，好像沒有教養。他的兒子，頑皮得正和父親一樣。這位小李柏常跟在母親背後，穿着他父親不要的一條闊袴，艱難地用一隻手提着，好像一個漂亮姑娘，在雨天提着她的長裙一樣。

李柏隨遇而安，倒是一個快活人，吃白麵包固然好，吃黑麵包也不介其意。只要不費用可以得，他甚麼都高興的。如果他是一個光棍，倒可以稱心樂意，長嘯過了一世；偏有他這位好太太，常在他耳邊絮叨，埋怨他不上進，害得家產破落。

太太的長舌，整天在翻動，無論他說什麼話，做什麼事，總要引得她大發宏論。李柏總有一個法子，來對付他的演講，幾乎成了習慣。他總是搖搖頭，聳聳肩膀，兩眼朝天，絕不作聲。然而他這樣對付，又要引起太太新的絮叨，所以他還是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他真可以說怕老婆的標準人物了。

李柏在家裏的好朋友，就是一頭狼狗。可巧這頭狼狗，和它的主人一樣，很懼怕它的女主人。它威風凜凜的走進門，只要一看見李柏太太，就垂頭喪氣，躲來躲去。如果看見太太手裏的掃帚或杓子柄略動一下，它就嚇得連叫帶跳，逃出門去。

李柏在結婚之後，生活一天比一天不快；河東獅吼，使他實在難受。他走出家門，唯一的自慰法子，就是到一班鄉下老那裏去，參加談話會。他們是在一起，講長說短，或者講些淡而無味的故事，李柏躲在人羣中，聽得津津有味。偏偏是他那位潑悍的太太，總會找到他。她每次來做不速之客，使得這批鄉下老掃興散開，因為大家都怕她的長舌，她簡直會說李柏的懶惰習慣，是被他們養成的。

李柏弄得毫無辦法，他想偷懶或者躲避河東獅吼，只好拿了獵鎗到森林裏去。有時他坐在樹根下，和他的狼狗分吃一點東西，好像把狼狗當作受壓迫的弱者，所以同病生憐。他常常這樣說：『可憐的狼狗，你的太太總把你當狗看待；但是不要緊，如果我在着的話，我總當你是知己朋友的。』那只狼狗聽了，也自搖頭擺尾，相信主人的話具有誠意的。

一天秋高氣爽，李柏這樣的出去遊獵，不覺到了高山上。他只正在幹他頂歡喜的打松鼠的遊



戲。到了傍晚，他氣喘不息，弄得很疲倦。於是他躺在一塊岩石上。那岩石上面，覆着青苔。從樹枝分開的地方，他可以俯瞰下面，望見萬綠叢中的村落。遠遠的赫真河，平靜地在他的脚下，波心裏有白帆輕移，慢慢的消失在碧綠的遠山中間。

他在另一面，看到一個深峻蕪雜的山壑，那裏好像連落日的回光，也難得照到似的。李柏睡着看這片景緻，靜默了好一回。暮色漸濃，他不禁想到如果現在回去，到家一定已經很暗，他的太太又要大生其氣，李柏不禁長嘆一下。

他正預備下山，忽然遠遠的有個聲音喊着：『李柏，李柏！』他四面望望，却不見有人，只有一隻孤獨的老鴉，打山上飛過。他疑心自己聽錯，回頭再走，深深的暮色中仍傳來『李柏！李柏！』的叫喊。同時狼狗猛然抬起頭，低吠一聲，竄到他主人的面前，望着下面的山谷。李柏不禁感到恐怖起來。他看着下面，有一個狼怪的人形，在爬上岩石來，背肩偃偻，好像負着什麼東西。他想到在這裏居然會有人，十分詫異，但是想到也許是那一個鄰村的人，在要求我幫忙，他就放膽站定了。

那位生客走近些，李柏才看得清楚。這是一個身材橫闊的小老頭子，臉相奇突，頭髮像亂草，鬚

子像刺蝟。他作着古荷蘭裝束。肩上負着一個大木桶，好像盛滿着酒，他用手招呼李柏，意思是請他幫助。李柏本來非但詫異，實在不敢答應。但是結果他終和平日一樣，高興地答應了他的要求。兩個人扛着這木桶，一起走過一條山溝，那好像是溪澗的遺跡。他們正在上山，李柏聽見有一陣曼長的雷鳴聲，從山上面的裂隙裏發出來。他嚇得呆住，繼而一想，這是高山裏常有的暴雷急雨，不足爲奇的，所以他仍舊走上去。他們走過山谷，來到了一塊平原，像一個小的圓劇場，四周圍着懸崖，樹木密茂，只能縫隙裏看見青天 and 晚雲。李柏那時候一聲不響，也不敢問這位朋友，究竟把這一桶背上荒山，有什麼用處。

他們一走進圓劇場，李柏所看見的，真是光怪陸離。在劇場正中，有一批奇形怪狀的人物，在玩九木戲。他們穿着古裝，有的穿着緊身衣，還掛着腰刀。他們的臉相也很特別。有一個是叉頭闊臉，生着一對小小的豬獠眼。有一個的臉兒像鼻子，戴着白色的尖帽，頂上拖着小紅球。他們大家都長着鬍子，有不同的式樣和顏色。其中有一個好像是隊長的老頭兒，身材高大，衣飾也非常醒目。李柏一看見他們，就想到一張古畫上的人物；這張古畫是從殖民時代的荷蘭運來，掛在村坊上牧師先生

的會客室裏。

這批人雖然分明是在做遊戲，但是他們的臉色，一板正經，嚴肅沉默，叫李柏十分奇怪。只有幾個木彈子的聲音，打破了寂靜。每當它們轉動的時候，那回聲在山峯裏流轉，好像轟轟的雷鳴。

李柏和同伴才一走近，大家立刻停止不玩，用凶惡的眼光神色望着他，嚇得李柏心驚膽戰。他的同伴把木桶裏的酒，倒在一個個的細口罈裏，而且向他做手勢，叫他去伺候那批人。他只好戰戰兢兢的聽從命令。他們都在那種沉靜中作牛飲，然後再繼續遊戲。

慢慢的李柏忘記了恐怖。他趁那些人不見，把那罈好酒偷嘗一口，醇美得不忍離口。他的酒量本來不差，吃了一口又一口，結果爛醉不支，倒在地上睡着了。

一覺醒來，李柏發現自己仍在青石上。他揉一下眼睛，看見晨曦燦爛，小鳥鳴叫，老鷹迎着清風盤旋。李柏一想：『不錯，我在這裏睡了一夜！』他又想到睡前的遭遇——背着酒桶的怪人，那山峽，那山谷中的一片荒土，玩九木戲的流氓，還有那盛酒的細口罈。李柏想：『呀，可恨這酒罈，叫我到太太那裏怎樣解釋呢？』

他先尋所攜的烏鎗，但早已不見，只有一枝壞鎗在旁邊，鏽得半爛，鎗機脫落，鎗柄腐爛了。他想那些怪人和他搗蛋，把他的鎗換去了。再尋狼狗，也已影蹤不見，高喊了幾聲，也只好谷中的回聲應着他。

李柏想走到昨晚怪人的那地方去，也許遇見他們，就可以索回鎗和狗來。但是他剛爬起來想要走，覺得自己骨節僵硬，行動不便，李柏想不要是在山岩上睡覺，受了風溼。他費了一番掙扎，才走下那山谷。他找到昨夜所走的山隙，但是一股寒泉，從那裏飛濺，阻擋了他的進路，他好不容易到了下面圓劇場似的地方，看見下面樹葉濃密，昨夜的景象，什麼都沒有剩下來。李柏吹着哨子，喚他的狼狗，仍舊毫無回音。現在李柏真急得要命。早晨快過完了，李柏不會吃過早餐，有點飢餓。一面悲傷，失掉了鎗和狗，一面還怕回去挨太太的罵。然而飢火中燒，在這荒山裏總不是法子，他只好背起那枝鏽爛的鎗，滿腔悲哀，向到家的路走去。

他才行近本村，遇見許多人都覺得陌生。他不覺詫異起來，因為這一帶的人，他都是面熟的。就是他們的服飾，和他看慣的也很不同，他們也以驚詫的眼光看李柏，而且一看到李柏的臉，都不約

而的拿手去撫摩着下頷。個個都是這樣，李柏才注意到自己的下頷；哎喲，那裏的鬍子，已經一尺光景長了。

李柏走進村裏，一羣野孩子跟在他的後面，點着他的花白長鬚叫囂。李柏很奇怪，村裏的狗也沒有熟識了；都向他亂叫。連村的本身，也改變了，它比以前大了些，居民也多了。房屋的建築，有的已經改變，門上寫着陌生人的姓名，窗戶裏也露出陌生的臉兒來。一切都兩樣了。他疑惑不要自己和近村一帶都中了妖術。然而這村坊是他的故鄉，那裏高高的是克支格山，那遠遠流着銀波的，是赫真河。山河依然，可憐李柏真莫明其妙：『唉，』昨夜的酒害了我！

好容易他找到那一條路回自己的家裏去，一步走近一步，他內心驚惶，預備挨太太的罵。然而到了家，他看見門戶破敗，一頭餓得半死好像山狼的狗，正躺在一旁。李柏叫它的名字，它自管自的走開了。李柏嘆了一口氣：『唉，我的狗也忘掉我了！』

李柏走進屋裏，那裏在從前李柏太太整理得井井有條的，現在好像沒有人住了，看上去一片荒涼。李柏大吃一驚，大聲的叫着他的太太和孩子。可是在這冷落的房間裏，也只有回音應着他。

李柏趕忙出來，到他常到的鄉下小客棧去，然而那裏也已經景物全非。那裏飄着一面旗子，旗上很特別的畫着許多星星和花柳條（註：即美國旗）；又有一個人形像，手裏執着一柄刀，下面漆着幾個大字：『華盛盛將軍。』那裏和從前一樣，仍舊集着許多人，可是李柏一個人也不認識，他們的態度性格，也和從前完全兩樣了。李柏看見有一個脾氣極大的瘦子，袋裏塞滿傳單，正對人熱烈演說，講些什麼公民的權利、選舉、國會議員、自由、一七七六的英雄等，李柏簡直當他在說囈語。

他們看見李柏生着蓬鬆的長鬚，負着生鏽的鳥鎗，穿着古怪的服裝，後面還跟着一羣野小孩，不覺引起注意。大家團團地圍着他，仔細打量李柏全身，覺得非常有趣。那個演說家跑到李柏身邊，問他要選舉那一方面，李柏圓睜着眼，莫明其妙。另外有一個瘦削的少年，在他的臂上拉一下，湊近李柏的耳朵，問他究竟是聯合黨員，還是民生黨員，李柏更莫明其土地堂！有一個自命不凡的老者，擠出人叢來，打量着李柏，正言厲色地質問他：他肩上背着鎗，後面跟着一隊暴客，到這選舉場來，有何用意，是否想引起暴動。李柏驚慌地說：『啊，諸君，我是安分守己的窮人，這裏是我的本鄉，我是皇上的順民。——願陛下萬歲！』

旁觀的人聽了他的話，大喊起來：『是個保王黨員！保王黨員！是個暗探！是個逃犯！抓住他！送他去！』那個老人好容易鎮定了大家，聲色俱厲去質問李柏，來此有何貴幹？要找那幾個人？李柏分辨他此來決無惡意，只要找幾位老鄰舍，他們是常坐在這裏的。

『他們叫什麼名字？』

李柏想了一想問：『尼古拉到那裏去了？』

大家沉默了片刻，一位老頭子氣喘地低聲說：『尼古拉呀，他已經死了十八年了！從前在教堂的墓地上，有一塊木碑記述他的生平，現在木碑也爛掉了！』

『那末勃龍在那裏呢？』

『他在戰爭發生時就去從軍，據說慘遭意外，一去不復返了！』

李柏聽到故友戚屬，半登鬼錄，自己已是孤苦伶仃，不覺心灰意冷。聽聽他們每句答話，都叫他驚詫異常，他不敢再問別的朋友，只絕望地這樣問：『有人可認識李柏嗎？』

有兩三個人接着說：『李柏？不錯，那邊靠在樹上的人，就是李柏呀！』

李柏看看那邊的人，真和自己未上山前的樣子一樣。現在他真要昏迷了。他不知道這和他自己一樣的人，究竟是他自己本人呢，還是另外一人。他正在迷惑中，那老人又問李柏：『你是誰？什麼名字？』

李柏無可奈何地說：『天曉得！我不是自己，已經成了一個另外的人了。那邊的才是我。不，那是別人，模仿着我的打扮吧了。我昨夜還是本人，可是在山上睡了一覺，他們換下我的鎗，把我自己也換過了。我是誰，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旁觀的人，簡直把李柏當作瘋子，有的想上去奪下李柏的鎗，免得他闖出禍來。正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候，有一個清秀的少婦，抱着一個肥胖的小孩，從人叢中擠出來，想來看看這位怪人。那小孩看見李柏，覺得可怕，放聲大哭。少婦安慰他說：『喂，小李柏，不要哭，這位老公公是不會害你的。』

李柏聽到那孩子的名字，那少婦的聲調和態度，突然想起了什麼，他問：『好奶奶，你叫什麼名字呀？』

『裘蝶絲·茄的妮。』



『你爸爸的名字呢？』

『我那可憐的爺，他名叫李柏，自從他那天負鎗出門之後，迄今已四十年了，消息仍舊杳然。他的狗早已回來了，可是不見他。他究竟自殺了，還是被印地安人捉去，誰也不知道，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姑娘呢。』

李柏現在只想問一句話，他抖抖地問着：

『那末你的母親呢？』

『唉，她還在不久之前故世。一天她和一個新英格蘭的販子嘔氣，把一根血管爆破死了。』

這一個消息，對於李柏是一種安慰。這個誠實的人有點熬不住了。他把他的女兒和孩子，一齊抱在懷裏喊着：『我是你的爸爸呀！就是從前的李柏，難道現在沒有人知道這個可憐的李柏嗎？』

大家站在那裏莫明其妙，有一個老太太蹣跚地從人叢中擠出來，撫摩着老眼，細細地向李柏端詳一會，才喊出聲音來：『不錯！你真是李柏呀！你回來了，不勝歡迎！我們的老鄉鄰！怎麼，這二十年來，你在那裏呢？』

這長長的二十年，在李柏不過是一夜功夫，他不久就講完了。那些鄉鄰聽到這些話，驚詫得眨着眼，縮着舌頭。有幾個人搖起頭來了。但是來了一位老者，却證明這事是的確的。據說克支格山上，時有神仙出現，他自己在某個夏日的午後，聽見過他們玩木球的聲音，好像雷鳴似的。

大家聽畢，一闕而散，再去做他們選舉的工作。李柏跟着女兒回去，和她一起住着。她的家庭很好，還有一個高大快活的男人，是她的丈夫。李柏很記得這個男人，是從前常爬到他背上的幾個美孩子中的一個。至於李柏的孩子，那天看見他靠在樹上的，也被雇在農場上工作。他正和李柏一樣，好管閒事，却不肯爲自己工作。

不久李柏恢復了舊日遊蕩和另外的習慣。他尋到了從前的好朋友，他們都已經白髮皤然了。除此以外，李柏又和青年人做朋友，弄得非常莫逆。

李柏常常把自己所經歷的故事，講給別人聽，每次總有一點改變，自然還是方才醒來不久的緣故了。鄰近的人，不管男女和老小，都知道這個故事，有幾個人却不相信，他們說李柏神經錯亂，言詞恍惚。但是那班老荷蘭居民，總深信不疑。直到現在，那一帶家裏有雌老虎的男人，每逢過日子不

容易，都一致希望像李柏一樣，能夠喝一口安眠的藥酒呢。

## 賢妻

有一次我向一位朋友，恭賀他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是由濃烈的愛情聯繫攏來的。他也熱誠地說：『我也很希望你有一個賢妻和一羣小孩，這是幸福。要是你得意呢，他們和你同享快樂；否則，他們也會來安慰你。』並且照我的觀察，一個有老婆的男子，如果陷入惡運，每較一個孤身漢易於挽救。一方面家中那些可愛的人，嗷嗷待哺，叫他努力上進；一方面受慣了家庭的安樂，外面雖然黑暗，可是在他家裏，仍有着一個愛情的小天地，自己恰是其中的皇帝呢。但是那獨身漢便不然，一旦失敗，神志頹喪，自暴自棄，弄得六神無主了。

這樣的觀察，使我想起了一個小小的家庭故事，是我親眼目覩的。我有一個知己來絲立，娶了一位美麗的時髦姑娘，雖然她沒有什麼產業，可是我的朋友却很富裕。他每次總很快活的預測着，將來要怎樣的讓她沉溺在每種爛雅的韻事裏，又怎樣的使她學會那種女性特有的精雅的嗜好

和想像。

他們因爲性格不同，結合得倒很調和。他有點浪漫風格，又有點嚴肅成份；她却滿是生氣和快活。我常注意到她在交際場裏，以靈活的手段，使自己成爲快樂的中心，他怎樣的暗喜；還有，在大家的喝采聲中，她的眼波總是向着丈夫，好像她所希望的，就是他的恩寵和贊許吧了。牠和他挽臂同行，她的身段苗條嬌小，在反映出他的魁梧雄健。她抬頭仰望着他時，這種輕憐密愛的情態，正表示他們愛情的甜蜜，和婚姻的美滿。然而我的朋友，也有不幸，他把家產去做大規模的投機事業；結婚之後不多時，他連遭失利，一敗塗地，弄得囊空如洗。他起初還想保守祕密，只帶着一張憔悴的臉，和一個破碎的心，四處去張羅，生活異常的痛苦。頂使他難受的，他看見了老婆，又硬要裝出笑容來，免得叫他也難受。然而她那多情的眼睛真利害，她發現他和往日兩樣，他的神色慘淡。笑容勉強，再也瞞不過她了。她用盡了愛嬌和柔媚，想叫他恢復往日的快樂，但是不行，她這樣舉動，使他更難過。他因爲非常愛她，想到要連累她窮苦，心裏非常悲痛。他的心裏想：只要不多時候，她的巧笑將從粉頰上消逝，輕歌也將和這對朱唇長辭，那雙妙眼的光輝，將和自己一樣，要被世間的憂苦所磨滅了。

某一日這朋友來看我，把他的遭遇，用深深絕望的話來告訴我聽。我聽完之後，就問他道：『你夫人可知道這一切嗎？』他聽我這句話，不禁淚痕縱橫地說：『天呀，請你可憐我，別再提起我的夫人；我想到了她，真的要發狂了！』

我說：『你爲什麼不告訴她？她遲早總會知道的，瞞住她也沒有用處。而且這個消息，等她自己發覺了，比你告訴她，結果還要不堪想像，因爲愛人的聲音，會減輕驚人消息的份量。並且你剝奪了她的同情和慰安，也許會妨礙你倆的愛情，增進你倆中間的隔膜。如果所愛的人兒，有什麼憂愁，竟瞞着對方，她就感到受侮蔑一樣的難堪了。』

『唉，我的朋友，如果把這消息讓她知道，這打擊是怎樣的大呀！——只要告訴她說，她的丈夫已經是一個窮措大，要使她的傷心呀！繁華如夢，前途暗淡，將跟我對泣牛衣，她是一向在有錢人美滿的環境中生長的，肯和我同辛共苦嗎？她肯忍受人家的蔑視嗎？唉，這要叫她心碎的，——要叫她心碎的呀！』

他滔滔地敘說他的牢騷，我也讓他發揮一個暢快，因爲胸中塊壘，一發就完了。等他的激動稍

微平靜下來，我再輕輕的講回到那題目上去，勸他把他的際遇告訴他的夫人。他傷心地低着頭，可是同意了。

我說：『你不應該瞞她呀。你先讓她明白，然而再取適當的步驟，來改變你的環境。你也不必十分痛苦。——你還有朋友們，他們決不會因為你窮乏，就看你不起。你和瑪麗，也用不到同居在皇宮裏，才可以快樂。』

他很感動地說：『我和她就是住在草棚裏，也很快樂的。我能和她同甘苦的！我能——我能說——上帝祝福她啊！上帝祝福她呀！』他不禁熱情地高喊着。

我走上去，緊握着他的手說：『朋友，相信我的話！相信我的話，她也一定和你一樣的。她也一定會很快樂，因為她能證明她的愛你，是就爲了你本人吧了。每一個真誠的女郎心裏，都有一種純潔的火燄的光輝，在那榮盛的光天化日之下潛伏着；但是一到困厄的黑暗時期，這些火燄就會燃燒起來，大放光明。如果他和她不曾經過這世界的熔爐所試驗，他一定會不知道他懷中的女人是什麼，——是不是神聖的天使。』

我的態度誠懇，我的語言動聽，給了來絲立一個有力的影響。我知道他所感已深，勸他立刻回家去，叫他的老婆來分享他心中的憂鬱。

但是平心而言，我雖然這樣說了，但是結果怎樣，很叫我懸念。說那些享慣快樂的人有着毅力，誰能保證呢？她過慣了快樂，對於這樣的黑暗卑下，也許退避不遑，戀棧於那光明的地方。而且過慣時髦生活的人，一旦失敗了，定有許多痛心的羞辱，是決非其他階級中人所能設明白的。總之我在次日碰見我的朋友，自己心裏倒懷着鬼胎，但是他却把消息告訴了我。

『她聽了怎樣？』

『真像天使一樣！好像這消息，反而使她得到安慰，她立刻摟着我的項頸，問我可是爲了這些事情，才快快不樂。可是這可憐的女郎！』他接着說，『她還不會明白，我們將要有怎樣的遭遇。她不知道怎樣叫做貧窮，除掉在詩裏談到過，那裏它是跟愛聯合在一起的。她因爲不曾嘗到貧窮的痛苦，等我們實地經驗的時候，日夜操心，急迫的需求，可憐的屈服，那才是真正的試驗了。』

我說：『現在你已經渡過了這頂緊要的關頭，就是對她說明這事實，那你能夠越早使旁人知

道這祕密，就越妙了。也許叫你很難爲情，但這是暫時的，不久就會過去了。否則你要一天到晚，爲了意想和揣料而痛苦。一個破產的人，不怕貧窮，怕的是欺騙；還要擺空架子，結果總是徒然的。要是敢勇敢地表示出貧窮來，貧窮就在你前面屈服了！』我看來絲立在這一點上，也有點同意。他本來不喜歡撐空場面的，他的夫人，也在想要改變他們的環境呢。

幾天之後一個黃昏，來絲立來訪我。他的房子已經找好，在鄉下租了一間小村屋，離城不過幾里。他爲了搬運傢具，忙了一整天。那處新屋子，不要多少傢具的。從前屋子一切華麗的東西，除開他老婆的一架豎琴，都已賣掉。至於這架豎琴，和她本人關係太深，印着他們恩愛的故事的。他們倆戀愛中頂甜蜜的日子，就是那幾次依在琴身上，靜聽她歌喉的溶心的音調的時候。我聽了他浪漫氣息的毅勇，不禁失笑。

現在他要到新房子去，他的老婆正在那裏佈置。我聽到那家庭進展的故事，感到非常有趣，而且因爲那是一個美麗的黃昏，所以我願意跟他一起去。

他因爲竟日煩勞，非常困乏，所以一走去門，就沉入於黯然的點想之中。



『可憐的瑪麗！』他終於迸出一聲長嘆。

我問：『她怎樣？沒有什麼吧？』

他焦急地看了我一眼說：『什麼，要這樣的陷入貧賤的環境裏，要關在一間可憐的小屋子裏——要在破屋子裏，井臼親操，這還不算什麼嗎？』

『她可會怨過這樣的改變嗎？』

『她一點也不會怨過。賢淑的她，只覺得很高興。她的快樂，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對我是那樣的情愛，溫柔，和安慰！』

我高聲敬佩：『好一位夫人！你說你自己是窮，照我看來，從來不會這樣富過呢！——你在從前，始終不會知道，女人的美德，這財寶是無限的呢。』

『我的朋友，等到我和她在這屋裏會過後，我才能穀完全安心。可是這是她真正經驗的第一天，她被人引到這間破屋子裏——她爲了佈置傢具，忙碌了一整天，——她才初次使明白當家的勞苦，——她才初次看見四壁蕭然的家庭。——說不定現在她已經坐下了，又疲乏又頹喪，想到未

來的貧窮和苦况呢。

他這樣的想像，我想也有可能，就不去駁他，我們默默地向前走。

大路轉灣，是一片狹狹的草地，綠樹成蔭，樸素的房屋，帶着令人喜愛的鄉村風味。牆上蔓着綠藤，樹枝遮在屋頂上面，屋門上和草地上還疎落地點綴着花朵。在小徑的那一頭，有一扇小側門，正當我們走近的時候，我們聽到屋裏有音樂聲。來絲立挽着我的臂膀，我們諦聽着。那正是瑪麗用了動人的心調，唱着她丈夫心愛的小曲。

好像來絲立的手，在我的臂膀上發抖，他走上前去，想聽得更清楚些。屋裏的人，聽見了我們的腳步聲，在窗中張望了一下，立刻不見了。——現在瑪麗已經躍過來迎接我們了。她穿着一身純白的村服，髮上簪着野花，頰上勻着豔紅，臉上耀着淺笑的光彩。——我從來不曾看見她這樣可愛過。她喊着：『親愛的喬治，你來了我真高興；我望眼欲穿，還到草地上來等你，我在屋後的樹蔭下，放着一張桌子；我又採了許多新鮮的楊梅，——我知道那是你頂喜歡的。——我們還有上好的牛乳。這裏是多麼甜美和幽靜啊！她說着，兩臂抱着來絲立，嫣然的仰望他的臉兒，啊，我們是多麼快樂

呀！』

可憐來絲立深受感動。他伸開兩臂，緊緊地把她摟入懷裏，一次再次的熱吻着她，——他淚水盈眶，說不出一句話來。據他後來常常告訴我說，此後他一切都很順利，他的生活也很美滿，但是總沒有像這次一樣的快乐！

## 製書藝術

本來我看見書籍的出版，這樣繁多，使我非常驚異。但是一個人的生活經驗，日漸充分，好奇的事物就減少了；他時常會發現從前認為奧妙的事情，現在也不過如此。同時我漫遊在這大城市裏。有一次給我碰見一樁事情，替我顯出製書藝術的許多妙處，令我把宿昔的驚異，一筆勾消。

夏季的某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院的大廳裏散步，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有時呆着望擺礦物的玻璃盒，有時候研究埃及木乃伊上面的象形文，有時候望着天花板上的寓意圖形。我正在這樣癩洋洋的東張西望，我的注意力，忽被遠處一帶房間盡頭的一扇門所捉住了。門是關着，時時有幾個

穿黑衣的怪人，開門走出來，默默地走過那些房間。這樣的舉動，不覺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決定要去探探門裏的情形。門開了，我走進去，裏面是一間寬大的房間，四周排着許多大書架。書架上，排列着古代名作家的畫像。房間各處，都放着長檯子，和供人寫談的木桌，旁邊坐着一羣蒼白臉色的人。他們正在專心翻着殘書破稿，劄下許多筆記來。房間裏異常沉靜，只有鉛筆落紙的聲音，和那些學者翻閱巨書，找不到材料，因而發出的一聲長嘆。

有時候有一個人，在紙片上寫了幾個字，按鈴叫當差的進來，當差的拿了紙片，肅然退出，一會兒捧了幾大冊書轉來。那位學者一見，猶如餓虎擒羊似的，抓了這些書籍。這樣的情景，不禁令我想起一只古代阿拉伯故事來。據說有一位哲學家，藏在深山峻嶺的魔室裏，每逢一年，才開一次。他在那裏，使一切鬼怪，服從命令，給他採取祕密學識的書籍。所以一到年終，魔門開了，那位哲學家出來，已經精通仙術了。

我越看越奇怪，就拉了一位才要出去的當差，求他解釋眼前奇怪的景象，只消幾個字就說了。——原來這些神祕人物，我把他們誤認為修道的神仙，其實却是著作家，在那裏製造書籍呢。我現

在所站的地方，是英國頂大的圖書館的閱覽室。那裏收藏着上下古今的各種書籍，有的早已被人遺忘，大部份也少有人讀過的。這些湮沒的古文學的古井，成爲現代作家取汲的泉源，來充實他們渺小的思想。

我明瞭了這番祕密，就在一個角裏坐下，仔細觀察這造書廠工作的進行。我先注意一個瘦小的人，他不看別的書，只看用黑字板印的破古書。他像在製造一本深湛的絕作，希望把他當作學者的人們買去，來裝飾他們的書架，或者放在桌子上——但是不會去一讀的。他還時時刻刻的，從袋裏摸出一大塊吃剩的餅干來，擺在嘴邊咬着；至於他是否當作正餐，或者因研究枯燥的著作而引起肚子恐慌，讓比我更富研究心的學者去決定吧！

還有一個短小精悍的人，衣裳的色彩鮮明，臉上一團和氣。我仔細向他端詳一會，認出他是一個收集雜錦題材的著作家，這是市面上頂有銷路的。我好奇心起，要看看他製造品的究竟。他比別的人忙碌，這裏翻翻，那裏翻翻，東抄西襲，雞零狗碎，真可以說包羅萬象。也可以說是一碗『雜碎湯』。我的心裏很懷疑，作家們這樣的喜歡抄襲，有什麼好處呢？是否是老天有意，把那些智慧的種

子，靠了抄襲，一代代的傳下去，雖然最早產生那些種子的作品，已經不可避免的淘汰了呢？我們看那大自然巧妙的安排，利用飛鳥的胃囊，把各種種子搬運，還利用偷吃菓實的走獸，來搬運種子呢。也許同樣的情形，古代作家的妙文，讓這些抄襲家打劫了來，再運用出去，要在一個悠遠的時間後，再重新發長，重新結果了。他們還有許多作品，好像再投了一次胎，改頭換面的生產出來，古代的奇事，化爲現代的戲劇，從前謹嚴的歷史，換了浪漫故事的形式而復活了；從前嚴肅的哲學文，造成現代雄辨論文的精華。這正像美國掃除森林的工作一樣，那邊燒完了高大的松林，又生長了矮小的橡樹。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所以我們不用悲悼古代作家漸被遺忘，他們是依照大自然的定理，物質的外殼都得消毀。而本質都是永存的。在動物植物的生活上，世代交迭，作家也是如此。作家產生作家，他們產生了多量的子女之後，就去睡在他們的父親那邊。——那就是說，那生在他們前面的作家，被他們偷竊過的那些作家。

我正在胡思亂想，不覺把頭靠倒在一堆古書上。不知道因爲書中發出昏沉的氣息，或者房裏

深濃的寂靜，或者因跑路過多而疲勞，或者因為我不良的習慣，我竟打起瞌睡來了。我的幻想繼續在進行，在我的夢中，房間的情形和方才差不多，只是古作家的畫像添了不少。那些長桌子都不見了，我看見有一羣衣衫襤褸的窮人，穿着五光十色的打扮。

這羣人中，有一位紅潤的胖牧師，他從一副眼鏡裏，在斜溜着幾個暗沉沉的神道正宗派的作家。不久他果然穿上老神父的大道袍，又偷來了另一位的花白鬚鬚，打扮得像煞有介事的，但是一臉醜惡的笑容，正遮蓋了他偷竊來的智慧。第二個是滿面病容的老兒，爲了在了一件單薄的衣衫上，鑲幾條舊朝服上取來的金絲邊，正在忙碌。第三個是一位小夥子，掛了許多迂腐的哲學招牌，挺身而出，他的正面，倒也很堂皇。但是他的背後，破碎得可憐，我看見他從一個拉丁作家的羊皮紙上，借了許多碎片來，補在他自己的褲子上。

雖然其中有幾位穿着體面的先生，也是叨一兩粒寶石的光，雖則那寶光也夾在他自己首飾之中，照耀出來，但那光芒並不掩去其他的豐采。也有幾位，在默默地觀察古作家的服飾，想攝取他們的外貌和精神，但是可憐他們仍舊心有餘而力不足。我還要提起一位天才，他穿着褐色的短袴

和綁腿，戴着牧人所用的帽子，全身裝滿了從那些田野古詩人借來的花圈綢帶，一邊歪着頭，好像在找尋詩料，嘴裏正在念念有詞的說些什麼。還有一個忙碌的老者，有一個又大又方的禿頭，身上披着僧裝。他氣喘喘的排衆直入，找到一本古希臘的四摺本，就拍的放在頭頂，化成一頭蓬鬆的假髮，然後搖搖擺擺的去了。他們你爭我奪，正幹得熱鬧，然後有人在那裏大喊：『捉賊！捉賊！』我連忙回頭去看，四壁古作家的畫像都活起來了。他們從畫幅上，先探出頭來，再露出肩膀，起頭望着這批五光十色的人羣，有點莫明其妙，然後滿面怒色的走下來，來討回他們被奪的財產了。那陣紛爭的情形，簡直鬧得落花流水。那些不幸的罪人帶了贓物，再也休想走掉。我看見有五六個古代的僧人，在把一位現代教授的衣服剝下來；那邊還有一位現代著名的劇作家，也飽受凌辱。我還看見有許多人，從前是衣冠楚楚的，現在都幾乎剩得一絲不掛的溜出去了。

我看見這批文人學士的大武劇，這樣的滑稽，禁不住捧腹大笑。等我一發出笑聲，這眼前的幻景立刻無影無蹤，那房間又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那些古代的作家，又回到他們的畫框子裏去，沉沉的掛在牆上了。於是我發覺自己睡在牆隅，做了一場夢，因為我在夢中發出那陣大笑，一直笑



醒來，害得房裏的書獃子，圓睜着眼睛望着我，莫明其妙。在這壯肅的院中，從來沒有人這樣放肆狂笑，怪不得他們感到觸了電似的可怕。

圖書館管理員，就跑到我面前來，問我可有閱覽證。我起先不明白他的意思。隨即知道這裏是一個保存文獻的機關，訂有條例，要到裏面來涉獵，一定要有特許證的。我自信站在那裏好像一名強盜，怕全體的著作家來驅逐我，還不如自己識相走開好。

### 莎翁故鄉

在流浪者看起來，這一個廣大的世界上，沒有一處真能算自己的；除非奔波一天之後，挺直了身子，躺在一個小客棧的火爐前，那時候其樂真不啻南面王一樣，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樣，讓一個個的國家起伏興亡，只消他有錢來付清帳單，至少在片刻之間，他是這個他看得見的小世界的皇帝了。那安樂椅就是他的皇位，那撥火棒是他的皇笏，還有那大約十二尺見方的小客廳，當然是他的皇國了。——當我在莎士比亞的故鄉，愛馮河上的斯曲福，一個叫作紅馬的客棧裏，我坐在小客廳

中的安樂椅上，撥了一下爐裏的火，你也這樣想：『我不應該在這客棧裏享點清福嗎？』

我的心。正吟咏着莎翁的妙句，那時候他所長眠的那教堂的鐘樓，正報告午夜。有人輕輕的敲着房門，隨即女僕美麗的笑臉探進來，躊躇地問我可曾按過鈴不會。我明白這是一個客氣的暗示，告訴我是睡覺的時候了。於是我那領土的幻夢，只好告終，當下就像一個識相的君王，想免得被逐，就自己退了皇位似的，我把那本斯曲福遊覽指南挾在臂下，做個枕上的朋友，就上了牀，做了一夜莎士比亞的夢。

下一個早晨，春光明媚，已經是三月中旬的時候。長長的嚴冬寒氣已經消逝，北風停止了它的呼號，溫馨的空氣，吹醒了自然界的一切，草木向榮，花朵齊放，清香和嬌豔來了。

我來到斯曲福，爲的是找尋詩意。我先起訪謁莎翁的故居，據說在莎翁的少年時代，承襲父親織羊毛的職業，也在這間屋裏。這房屋用木板石灰所造成，異常簡陋，確是產生天才的地方；因爲蓬門陋巷，總是天才的發源地。那方形房間的四壁，琳琅滿目，都是遊客所題，裏面包括着各民族各階級的遊客，從一個佃夫而至一個皇太子都有。全人類對於這位大詩人，都發生自動的尊敬，這正是

一個簡單的證明。

一個絮叨的老婆婆引我參觀着。她的臉兒凍得發紅，映着一對碧澄澄熱情的眼睛，在骯髒的小帽下，露出一頭黃色的假髮。她把許多名物古董，指點給遊客看，非常殷勤。那一柄腐朽的槍托，是莎翁當年偷入人家圍圍打鹿用的；還有她的煙盒子也在着。還有他扮哈夢雷特時用的長刀，和羅密歐與朱麗葉劇中所用一樣的燈籠。

但是頂足於引起一般人好奇心的東西，還是莎翁所用的椅子。這椅子放在火爐角裏，那裏是黑暗的臥室，正在他父親的店舖的後面，莎翁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常常坐在那椅子裏，帶着一片孩子的癡誠心，凝望着那緩緩旋轉的鐵釘；或者當黃昏時候，靜聽着荒誕的傳說和故事。據那位老婆婆告訴我，到這裏來的遊客，總要在這椅子上坐一下，也許他們也想感到像莎翁一樣的詩意吧。雖然那椅子是用硬橡木做的，然而因為來坐的人太多了。據說每三年總得重新換底一次呢。並且在這奇奇的歷史中，有點好像阿拉伯仙人的飛椅一樣的性格；因為雖然在不多年前，它被賣給一位北方的公主，但是說也奇怪，它不久又回到火爐邊來了。

我是頂喜歡聽這些故事，不管他是否說謊，只要這個謊說得不討厭，又不曾叫我蒙受什麼損失的話。所以我頂相信什麼古董、傳說、本鄉的鬼怪和偉人的故事，我也以為那些求快樂的旅行家，也應該有這樣的態度才對。這些故事的真實性，本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只要我們聽得津津有味，那就殼了。如果你能打定主意，深信不疑，那是頂好。好像這一次，我竟會這樣荒謬，相信引導我的老婆婆，說她自己是莎翁的嫡系；她還交給我一本自做的戲劇，這樣一來，把我確信她是莎翁嫡系的思想，又化爲烏有了。

離開莎翁的誕生地不遠，就是莎翁長眠的墓地。他是葬在那區域的教堂的講壇上的；這是一所大而莊嚴的教堂，年久頹敗，但是修理得還不錯。它在愛馮河邊的綠蔭深處，一帶連接的花園，把它和那城市的郊野隔離了。那裏地方僻靜，河水嗚咽地流過墓道畔，兩岸榆樹的枝條，垂掛在明澄的波心裏。從那墓園門到教堂的正門口，林蔭夾道。坟上長滿了蔓草，灰色的石碑，半已埋入土中，半已遮着青苔。那青苔又把那座莊嚴的古屋，也同樣的染上一層顏色。牆頭的凹隙裏，已經成了小鳥的窠，繞樹的烏鴉，不住的在悲啼着。

我正在漫遊，遇見那個灰髮的教堂管事，就陪到他家裏去拿鑰匙。那管事從小到老，住在斯曲福，足有八十年，現在精神還矍鑠，除了兩腿有點不便。他的家屋，正對着愛馮河，非常幽靜安適。一間低低的粉白房間，和擦得極光的石舖的地板，那是當會客室，廚房和大廳用的。木架上放着雪亮的錫器和陶器。在一張光亮的舊橡木桌上，放着聖經和祈禱書。抽屜裏也放着許多舊書。還有許多另外的擺設，不必多講。那老者的孫女兒，是一位美麗的藍眸子的姑娘，正坐在屋角低頭做針綫。——對角裏又坐着一位極老的老頭，他說他叫約翰，後來我才明白，原來是他從小的伴侶。他們小時候同息同遊，長大了在一起工作，現在又一起的蹣跚，以閑談消磨他們的風燭殘年；大約在不久之後，他們又將一同長眠在教堂的墓地中了。我們看見這兩位老者，同過着這樣平穩的日子，真是很難得的。

我想從這兩位古歷史家那裏，搜集些關於莎翁傳說的材料，可惜他們沒有新鮮的東西給我。那莎翁的著作被埋沒於不知不覺中的那個長時期，已在歷史上散下一片黑影了；現在關於他生平的事跡，除了一點兒臆測之下，也不留什麼，不知道是幸或不幸呢？

這兩位可敬的老者，談起那領人參觀莎翁住宅的那個健談的老婆婆時，用着疑惑的語氣，好像有點不大佩服。當我提起她所收集的那些莎翁遺物，約翰就搖着他的頭，還有那個老管事，驚疑問到莎翁是不是真的生在這屋裏了。不久我就看得出來；他對於她那屋子，看作仇人一樣，因為到詩人之墓來玩的遊客，總比較少得多了。同樣的，有許多歷史家，一開始就意見不同。泉水源頭上的幾塊小石頭，足以把真理之流，分開為毫不相合的兩支，這是不錯的。

我們穿過林蔭路，走進富麗的教堂正門。教堂裏面很寬廣，一切的雕刻和裝飾，也比普通的鄉下教堂要好。內中有幾塊貴族和鄉紳的古碑，幾塊的上面，掛着喪葬的徽章。講壇裏有着莎翁的坟墓。那地方異常的沉肅悲涼。窗前閃動着榆樹高大的濃蔭，牆外流着潺湲的愛馮河。有一塊平石，標明詩人的長眠地。墓碑上的四句話，據說是詩人親寫的，如果真的話，這正是表示詩人的過慮處：

「請你看耶穌的面上，

不要掘這個坟墓；

那肯保存這幾塊石頭的，但願他福壽齊增，

要來打擾我骸骨的，但願他斷子絕孫。」

坟上的龕裏，塑着莎翁的半身像，據說是他死後不久建成，被認為很像他的。碑文上記着莎翁死的時候，是五十三歲。可惜的很，那時候莎翁正到了他的黃金時代，前途方長，從此一切都沒有了！

那墓碑上的四句詩，倒也有點效力。據說有一次人家想把莎翁的骸骨，移到威司敏士德寺裏去，就被這墓誌銘所打消的。不久之後，有幾個工匠在他的坟旁掘了深穴，讓人可以走到他的墓裏去，但是大家都怕他的咒語，沒有人敢去打擾他的遺骸。那時候看守的人，怕有小竊或者好奇的來打劫，足足在洞口守了兩天，一直到填滿了為止。他也曾到洞口去偷看一回，既不見棺材，又不見屍骨，除開泥土，什麼都沒有。——我想，即使看見莎翁長眠的泥土，也是一件榮幸的事情呀！

在莎翁坟墓的旁邊，長眠着他的夫人，他的愛女霍兒夫人，和另外的家屬。我在那裏石坡上，徘徊了好久，想到莎翁的骸骨，在我的脚下腐化，不禁有點特別的感想。我流連不捨地離開了。我走過墓園的時候，在紫杉樹上攀下一枝樹枝。這是我從斯曲福帶回的唯一紀念品了。

現在普通應訪謁的地方，我都到過，但是我還想到查理各脫去看露雪的故居，和當年莎翁跟

着幾個本地無賴，偷打小鹿的那個花園裏去。據說莎翁那一次被人當賊捉住，解到園丁屋裏，足足關了一夜。後來再送到主人面前，又飽受了一頓羞辱和虐待，使得莎翁非常生氣，就寫了一首粗俗的諷刺詩，去貼在花園門上。

這樣的攻擊，有損主人的尊嚴，他氣憤憤地去找一位律師，預備對於這位偷鹿賊，以法律周旋。莎翁自知不敵，就此離開愛馮河畔美麗的故鄉，放下他父親的職業，遠赴倫敦。先在戲院裏做跑龍套，終於替舞台編戲。由此可見因為露雪老先生的一怒，斯曲福少了一位微小的羊毛工人，世界上卻多了一位萬古不朽的詩人。但有莎翁到了後來，總不忘記這仇恨，常在自己的作品裏，諷刺這位老先生。

有幾本莎翁傳記，裏面想掩飾莎翁少年時代的罪愆，但是照我看來，倒也不必如此。凡是天才的人，都有一點放浪行爲。倒是那查理各脫的古廈和四周的花園，因為莎翁的關係，覺得特別的意思了。那裏離開斯曲福的路程，不過三里路光景，我決定走去看看。

我在路上走了三里光景，到了一條榆橡夾道的林蔭路上，那樣高大的樹木，已經是百年的古



樹。風吹樹枝，發出沉毅的聲音來，烏鴉蹲在它們歷代相傳的古巢裏，呱呱的啼着。這林蔭路成功直線，漸望漸遠，好像沒有終點似的，只有偶然的一個人形和一只閑鹿，在路口瞥過。

這樣古代林蔭路的莊嚴氣概，有似古代的哥德式建築，這並不全是因為它們外形相像，而且因為年歲悠久的緣故。它們的發源時期，就是在浪漫時代。它們又有一種長年保持的光榮，和舊族的傲然獨尊的神態。記得有一次，我和朋友談起現代富翁們華貴的庭院，一位貴族式的老朋友說：『只要有錢，辦石頭和水泥都很容易，然而天呀，要立刻造起一條橡樹的林蔭路來，卻是決不可能的。』

現在我看見那房子了。這是磚砌的，有着凹出的石角，帶着哥德式風味，是依麗莎白登位那年造的。那宅子的外觀，並無改變，正是典型的鄉下紳士的住宅。花園外有一扇大門，開進去就是那房子前的一個大空場，點綴着一方方的草、矮樹、和花台。正門裝飾着古炮台式的瞭望樓。宅子的前面是完全帶着古式，有許多石柱窗戶，一個大石砌成的弓形窗，還有一扇門，門上是用石頭雕出的武功的勳章。在那房子的每個角裏，都有一座八角形的譙樓，樓上有一個鍍金的球，和一架定風針。

那屈折的愛馮河，流過花園，在那房子的背後，轉了一個大灣。河畔有着一羣吃草的花鹿，河心浮泛着許多天鵝。我望着這座巍峨的古宅，不覺想起莎翁的詩句來。我想不管在莎翁的時期，這古宅裏怎樣歡樂，現在不過是剩下一片荒涼吧了。那開向空場上的大鐵門，已經加鍵，裏面也看不見有人奔跑的影子。在我走過的時候，那些鹿靜靜地呆望着我，因為現在沒有斯曲福的草澤英雄來打擾它們了。我遇見一只白貓，這是唯一有居民的記號，它在馬廄裏鬼鬼祟祟地來住着，好像幹着犯罪行爲。我還看見在穀倉的牆頭，掛着一只偷穀的烏鴉的屍首。對於竊案嚴辦，不獨在莎翁的時代如此，就是現在露雪的後人，也保持這家風不墜呢。

我找尋了一會，才到了常開的邊門前。有一位可愛的老管家來招待我，用客氣的言辭，領我去參觀那屋子的內部。裏面一切的陳設和佈置，都和莎翁當年一樣的情景。我走馬看花地參觀了一會，發見那廳裏當年的擺設全不見了，非常不高興。因為我想看那張安樂椅，當時那位鄉紳坐在上面，頤指氣使；而且我們可以猜想那不爭氣的小竊莎翁！解到他面前來的時候，這鄉紳也是坐在那椅上的。我一向喜歡幻想，我猜想那位詩人在屋子關了一夜，次晨帶來審問，一定就在這個大廳上。

那位鄉下的土皇帝，四周圍着許多僕役，同時那位不幸的小竊，也懊喪地被帶進來，由許多打雜的獵戶，和拿籐條的簇擁着，後面還跟着一批看熱鬧的鄉下人。我又幻想到有許多好奇的女丫頭，從半開的房門後探出粉臉；同時在樓上的走廊裏，許多美麗的小姐們，嫵雅地憑着欄干，看着這年輕的囚犯，感到一陣女人特有的惻隱之心。——當時可有誰料得到，這位可憐的囚犯，在鄉紳那裏做了階下囚，不久會是皇公太子的座上客，和空前絕後的大詩人呢？

那位管家，再請我到花園裏去走走，本來我義不容辭；但是因為我停留過久，只好停止遊覽了。我正想告辭，那管家很客氣的邀我用些點心。——這還是古人好客之風的一例。可惜的很，在我們專事遊覽古宅名莊的人，這樣的古風，已經很難碰到了。

終於我流連不捨地和這古廈道別，回到小客棧裏去之後，對於莎翁的詩才，真的欽佩不已。在我的歸途上經過愛馮河上木橋的時候，我默然站立，望着詩人長眠處的教堂，想起他墓碣上的咒語，使他死後不受騷擾，覺得非常痛快。如果把莎翁的遺骸，去和凡庸的將相名人在一起，有什麼好處呢？這一個幽靜的葬身地，和威司敏士德寺比較起來，有什麼兩樣呢？莎翁墓碣上關於死後的過

慮，也許是一般感覺銳敏的人必有的結論；但是人性這東西，原來是由各種思想的弱點和偏見造成的；所以一個頂優美頂溫柔的愛，也是混着這些人爲的情緒的。博得全世界讚美的人，他會感覺到一切的讚美，總不爲從故鄉發出來的好。他所要求的，只是光榮地長眠在他的親屬和兒時的遊伴中。當疲弱的心靈和枯涸的頭腦，告訴他的生命行將就木，他就可以快樂在他的故鄉長眠，好像一個孩子跑回他慈母的懷抱中一樣。

當時這位青年詩人，受了侮辱，跑到茫茫的人海中去，回頭凝望着他父母的家門的時候，如果他能想到不久之後，他就可以載譽歸來；他的名字，將爲故鄉驕傲的光榮；他的灰燼，將被人以宗教的態度，保護得有似珍寶；還有他睜着的一雙淚眼，默望着遠處教堂的尖頂，當作一種標識，將來引導世界上無窮的文人墨客，到他的坟墓上來致敬。——如果當時莎翁能夠料到這些，他的精神，將要怎樣的興奮呢！

## 文藝一夕談

（威司敏士德寺中的一夕對話）

我們常常會片刻的離開這個熱鬧的世界，置身在幾個幽靜的地方，帶着如夢的心情，在腦中建起空中樓閣，任意幻想，不受什麼的騷擾。有一天我也懷着這樣的心情，在威司敏士德寺中散步；正在想入非非的時候，忽然有一陣熱鬧的歡笑聲，從威司敏士德學校裏衝出來，令穹形的甬道和半圯的墳墓，都發出回音，這是小學生玩足球的聲音。我想避開這陣喧嘩，就向冷僻的地方走去，要求管事的帶我去參觀圖書室。他帶我經過一座古色古香的大門，穿過一條陰森的甬道，在甬道之中，左首有一扇門。管事的摸出鑰匙來開門，門上加着雙鎖，開起來很費事，好像是從來難得開的。再走上一條又黑又狹的扶梯，穿過了第二扇門，裏面就是圖書室了。

我走進一間高高的古室裏，房中的四周，和一帶小走廊裏，有許多書籍，放在橡樹雕出的書廚中。其中的大部份是那些愛筆戰的作家，時光已經消蝕了它們。圖書室的中央，孤零零地放着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一點筆墨和兩三本書，好像這地方頗宜於靜讀和默想的。這地方異常寂靜，被壁牆隔開外面的世界，我只能聽見小學生的喊聲，偶然隱約的從寺院中傳來，還有一片祈禱的鐘聲，在那寺院的頂上輕輕迴旋着。慢慢的那歡笑的声音，逐漸低沉，鐘聲也不響了，只有一片無邊的寂靜，

籠罩着那昏暗的寺院。

我先拿下一本厚厚的小四摺本，那書用着羊皮面和銅夾子的，然後我坐到桌邊的安樂椅裏去。還不會讀書，這樣沉悶的空氣，把我催入一陣昏迷的夢想中去。我望着那一行行的古書，放在書架上，從來沒有人去打擾它們，不得不想到，圖書室是文藝的大墳墓。在這裏的著作家，正好像一個個的木乃伊，被人虔誠的埋葬着，長沒於遺忘的塵埃裏。

我想這些被人們遺忘的書籍，其中都是絞盡腦汁換來的。——要多少勞苦的日子！要多少失眠的晚上去換來的！它們的著作人，杜門深鎖，屏絕人們和自然，焦心苦慮，爲的是什麼呢？無非希望在這骯髒的書架上，占握一方地位吧了。——希望他們作品的名字，將來能給沉默的僧侶或偶然的遊客讀一遍，然後慢慢的給人遺忘。正好像方才尖塔上的鐘聲，很快的化爲回音裊裊，然後像不會有過這麼一回事似的過去了。

我這樣坐着，一半兒自言自語，一半兒胡思亂想，一只手支着頭，一隻手敲着那冊四摺本的書，無意中把那夾子放鬆了。使我大吃一驚，原來那本小書好像睡醒似的，張口打了幾個呵欠，輕聲咳

嗽一下，就開口說話了，因為一只蜘蛛在它的嘴上結了一個網，所以聲音又粗又沙，然而不久就清楚些了。我仔細聽去，它的言語，自然是很特別不易瞭解的，但是我願意來盡力試一試，把它譯成現代的話。

它開始埋怨這世界對它冷淡，說足足有兩個世紀，沒有人來翻動過它。只有那教長先生來的時候，翻起一兩本來略一過目，隨即放回原處就完了。那本小書氣憤憤地說：『他們究竟懷着什麼鬼胎，要把我們幾千本鎖在這裏，好像長門深鎖的宮娥，用一班老和尚來看守我們，只博得教長偶然的青眼？書本原來要叫人享受的，我們希望有這樣的規則：教長對於我們每一本書，每年至少拜望一次，如果辦不到的話，請把我們開放一回，好讓我們換換空氣。』

我回答說：『我的朋友，請你輕一點，你比同時大部份別的書，要好得多了。你一旦被藏到這圖書室裏來，好比聖皇賢君的玉體，葬在隔壁的教堂裏一樣；至於他們同時代人的屍體，因為聽其自然的結果，早經化歸塵埃。』

那本小書翻動它的紙頁，很不高興似的說：『他們寫成我這本書，為的是整個的世界，不是為

了幾個書獃子呀！我在這裏插了兩世紀，蛀蟲們在我的肚裏胡鬧，也許將不久於人世，所以趁這個機會，向你說幾句最後的話。」

我答應它說：『我的好朋友，如果你在人們中間流通，等不到現在，早就完結了。你的體格老疲不堪，你的同輩在世的已極少；剩下的還能到現在，就因為關鎖在圖書室中的緣故。請原諒我說一聲，這情形正好像養老院，那裏只好靜養，沒有操勞。和你同時代作家的作品，你當還在流通，其實早已給人忘記了。』

那四摺本燥急地說：『朋友，你當我真的老朽不堪了？你講的那些作家，他們在我老早之前，都是用拉丁或法文寫的，應該給人遺忘了。但是我是用本國文字寫成，真的，當時的我，大家稱做英文的模範呢。』

我說：『說錯了你的年紀，真對不起，但是那倒沒有什麼關係。在你同時的全體作家，現在幾乎全給人們遺忘，他們的版本，也只成了考古家的藏版吧了。至於你說自己能夠長存的理由，不外乎語言的純粹性和固定性，但是這也成功問題。有許多著作，現在雖然膾炙人口，當做純粹文字的典



型，不到幾年之後，就將成爲古董，到後來甚至於在本國境內，也將和埃及的方尖碑一樣的莫明其妙了。真的，當我默默地在近代的圖書館裏，望着那些金裝輝煌的新書，真不禁要坐下來痛哭流涕。好像那位英明的波斯國王薛理司，檢閱他部下的軍隊時候，看他們武裝炫耀，心裏暗想到一百年後，怕沒有一個人會存在了。」

『啊，』那四摺本太息地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現在那些濫寫的作家，打倒古代的好作家了。現在一般人讀的，不外那些通俗文字和錦繡文章了。』

我說：『唉，你又說錯了！你猜想那些受人歡迎的作家，因爲你在外面流通的最後幾天，恰巧他們交運，現在他們的好日子也已過去了。文藝的潮流，也是後浪催前浪，他們如今已被深深的埋在地下，只有幾位研究故學殘骸的人才書翻出片紙隻字，以供好奇者的滿足吧了。』

我再說下去：『照我個人說起來，我認爲語言的變化，是自然律的好處，是爲了全世界的好，尤其是爲了著作家的好。做一個比方：各種美麗在地上春華秋實，只點綴了一會兒，最後就在泥土中腐爛，把地位讓給後輩了。如果不是這樣，自然界的繁殖能力，是災殃而不是利益了。地球將在過分

繁茂的植物下叫苦，地面上也將一片荒涼了。學術也是同樣的情形，有的衰落了，讓出一個地盤來給別的繼續生長，語言逐漸的變換，那班過了繁盛時期的著作，也跟着過去；否則這世界上滿是天才的作品，汗牛充棟，人心也要弄得無可適從了。在從前著作受了限制，不能過分的增加。書籍是要用手抄的，這工作是多艱苦多緩慢；有的抄在羊皮紙上，成本太貴，只好削去了再抄第二遍；有的抄在紙草上，脆得非常容易破碎。著書不是生利的工作，只有那些寺院裏空閑的僧侶，才去幹這一手。要收集稿子，又慢又費錢，幾乎僅限於一般的寺院吧了。大部份因為這樣的關係，古代的著作，還不會過剩。自從發明了造紙術和印刷術，這種種限制，全歸烏有。它們使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功著作家，可以把他們的思想，灌入印書機，再傳佈到整個的文化界中。結果就現得可怕：文藝本是一泓小溪，已漲為一匹急瀑，再增成江河，結果擴為海洋了。幾世紀，一個大圖書館，只要五六百部稿子，但像如今的大圖書館，包含三四十萬卷，你怎麼說法呢？大羣的著作家，同時在忙於寫作，印刷機疲於奔命，將來的工作還要加倍或四倍呢。除非將來有什麼橫禍，限制這書籍的大量生育；看到它的多子多孫，我真替後輩擔心呢！單是語言的變化，還不彀事的，批評也許會大有用處，它跟着文藝作同速

度的增加，好像經濟學家所說的人口限制論一樣。所以不管是好的批評或壞的批評，我們都應該提倡，使它們增加。但是我怕仍舊沒有什麼用處；笑罵由他笑罵，著作家還是要著作，印刷家還是要印刷，這世界難免要被好書充塞的。不久之後，就是念念書名，也得要化一生功夫。近來那些人自以為有普通常識，不讀什麼，只讀點新書介紹，大約不久的將來，一個淵博的學者，不過聊勝於一本活的目錄吧了。』

那小四摺本，對我慘淡地打了一個呵欠，說：『好先生，原諒我的插嘴。我看你是喜歡散文的，我要向你打聽一位作家的消息，他在我離世的時候，着實有點名聲。但是大家都以為他的名聲是暫時的。凡是有學問的，提到他總是搖頭，因為他是一個窮小子，不會好好的讀過書，只略懂點拉丁文，希臘文全不懂，又因為偷鹿，逃出故鄉。我好像記得他的名字叫莎士比亞吧。我猜不久他總給人們完全忘記了。』

我說：『完全不對！那時代的文學，正因為有了他，才能殼延長期限。不時有幾個作家跳出來像是反證那語言的變化的規律似的，因為他們的足跟，是站在人性不變的原則上的。他們正像河岸

上的大樹，深深的樹根，穿透地面，抓住了四周的泥土，不爲洶湧的狂浪沖去，而且還使得鄰近的小樹雜草，都保持着長命了。莎翁的情形，就是這樣。他不怕時光的消蝕，還把他那時代的語文，保存到現在還應用，許多不足輕重的作家，借光了他才延到如今，說來也很可嘆。就是莎翁，也在漸漸的老邁起來，他整個的身體上，已爬滿了不少的批評家；正像那些攀援的葛藤，把支持它們的大樹的本身，倒遮蓋得看不見了。」

我說到這裏。那小四摺本忽然捧腹大笑，因爲他的身體很胖，笑得幾乎上氣不接下氣。他叫了聲『好極了！』透過氣來再說：『好極了！照你的話，一時代的文藝，倒要靠一個偷鹿的小賊，來保持長命了！憑一個沒有學問的人，一個詩人，果然——一個詩人呢！』他說到這裏，又是一陣大笑。

我看了他這樣冒冒失失，很覺不高興，但是我諒解他，他那時候文明比較落後呀！但是我決定我不放鬆我那點意見。

我堅決地說下去：『不錯，在一切作家之中，流芳百世的機會，要推詩人頂好。別的作家是從腦子裏想出的，惟有詩人是從心裏寫出來的；凡是心，是無論何時都能了解他的。他忠實地描寫自然，

自然的臉容永遠不改，而且永遠是有趣的。散文作家的話，是太笨重太嚙嚙，他們的書頁中全是平凡的話，思想發揮得叫人厭倦。只有真正的詩人，他們的語言光輝簡潔，用最優美的言語，發揮最優美的思想。他用他看見的自然和藝術中最觸目的一切，來顯示它們，又用目前的人生的片段，來充實內容，所以他們的作品，實在包括着他那時代的精神和靈氣。他們的取材，也許太古奧一點，不時的要有一些改變，可是本身的光彩和價值，還是歷久愈明，請回頭看看悠長的文藝史，那裏全充塞了僧侶的軼事和空學說的辯駁！全是神學的荒沿！全是哲學的荒土！我們只看見偶然有幾個地方，有幾個耀煌在天光中的詩人，遠遠相隔的高聳着，好像一個個的標識，把那詩思的潔光，萬古千秋的傳下去。』

我正想接着敘述幾位當代的詩人，忽然房門一開，使我轉過頭去，原來那管事的來報告我已

是關館的時候。我預備和那四摺本道別，誰知那四摺本一聲不響，夾子也合攏了，好像對於過去的一切，都完全不知道一樣。後來我也曾再到那圖書館裏去過，還想和它談談，但是徒然。至於這裏關於文藝的一夕談，究竟是否事實，或是我的幻想。那末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華文講解 自修適用  
英文自修叢書

白話講解 英語之門

內分三編首述發音法用註音字母及華文註音次述基本句的譯讀作法圖解末編精選小品故事書信會話等為讀英文的唯一工具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活用英文法

分述各式句法之結構及用法敘明各詞之特性及如何使用長短句之蛻變以及作文總訣述標點法及不規則詞變化表取材一以實用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一目瞭然 英文文法表解

本書包括英文全部法程用表分解明其系統舉例說明淺顯易懂欲以最經濟的時間獲得有系統英文文法知識應備此表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默記舉例 英語二千字

本書根據美國字彙專家桑代克氏之「常用辭彙」編輯教育部亦以此書中之二千字作為初中學生必須認識之字數標準

洋裝一冊實價二角五分

暗記活用 英文最常用成語

此書為澈底研究英文習語的唯一手冊購此一書即得成語字典及基本字典各一部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造句與作文

內以句型為中心題材題句新異別緻各種句法齊備而于中國意思如何用英句表達亦詳細指示閱此書對英文寫作打一個堅英的堡壘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應用文寫作

本書廣採各類英文應用文件如工部局郵政海關之公私函牘令文呈文契約合同報告書票據履歷書志願書佈告等

洋裝一冊特價三角

實用職業 英語一月通

取材以適合洋務職業上日常應用者為目的不論地名食品時令器皿等各種名詞無不兼而有之每字之下均備華文註音準確無訛

洋裝一冊實價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 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精裝一冊厚 實價五角

# 漢英翻譯寫作兩用字典

(最新出版)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置

## 本辭典優點如下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引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用術語，如「年紅燈」「金本位」等盡量搜入。

上海四馬路三八二號

### 啓明書局發行

足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 |              |        |               |        |              |        |
|--------------|--------|---------------|--------|--------------|--------|
| 四線無戰事.....   | 實售三角   | 黑女尋神記.....    | 實售二角   | 唐吉訶德.....    | 實售五角   |
| 愛的教育.....    | 實售四角   | 金河王.....      | 實售一角五分 | 紅笑.....      | 實售一角五分 |
| 蕪絲姑娘.....    | 實售五角   | 伊索寓言.....     | 實售二角五分 | 潘彼得.....     | 實售三角   |
| 小婦人.....     | 實售四角   | 水嬰孩.....      | 實售一角五分 | 黑奴魂.....     | 實售三角   |
| 好妻子.....     | 實售四角   |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實售一角五分 | 田園交響樂.....   | 實售二角   |
| 小男兒.....     | 實售五角   | 愛麗思鏡中遊記.....  | 實售一角   | 沙翁傑作集        |        |
| 茶花女.....     | 實售三角   | 木偶奇遇記.....    | 實售二角五分 | 哈夢雷特.....    | 實售二角五分 |
| 悲慘世界.....    | 實售三角   | 木偶遊非記.....    | 實售二角五分 | 馬克白.....     | 實售二角五分 |
| 大地.....      | 實售三角   | 金銀島.....      | 實售三角五分 | 暴風雨.....     | 實售二角五分 |
| 罪與罰.....     | 實售六角   | 魯濱孫飄流記.....   | 實售三角五分 | 該撒大將.....    | 實售二角五分 |
| 盧騷懺悔錄.....   | 實售三角   | 青島.....       | 實售二角   | 鑄情.....      | 實售二角五分 |
| 茵夢湖.....     | 實售一角   | 戰爭.....       | 實售四角   | 世界故事名著集      |        |
| 聖安東尼之誘惑..... | 實售三角   | 玫瑰與指環.....    | 實售一角五分 | 泰西五十軼事.....  | 實售二角   |
| 少年維特之煩惱..... | 實售二角五分 | 莎氏樂府.....     | 實售三角五分 | 泰西三十軼事.....  | 實售二角   |
| 初戀.....      | 實售二角五分 | 亞德王故事.....    | 實售一角五分 | 希臘故事集.....   | 實售二角   |
| 泰綺思.....     | 實售三角   | 放浪記.....      | 實售一角五分 | 羅馬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俠隱記.....     | 實售四角   | 古史鉤奇錄.....    | 實售二角   | 英國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我的童年.....    | 實售四角   | 克蘭勃.....      | 實售三角五分 | 法國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沙寧.....      | 實售四角   | 小公子.....      | 實售三角   | 托爾斯泰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死的勝利.....    | 實售四角   | 頑童自傳.....     | 實售二角五分 | 印度故事集.....   | 實售二角   |
| 苦兒流浪記.....   | 實售三角五分 | 羅賓漢故事.....    | 實售二角五分 | 西藏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天方夜譚.....    | 實售二角五分 |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 實售四角   | 日本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復活.....      | 實售三角五分 | 聖路易之橋.....    | 實售二角五分 |              |        |
| 鄧肯自傳.....    | 實售五角   | 野性的呼聲.....    | 實售二角   |              |        |
| 格列佛遊記.....   | 實售二角五分 | 雙城記.....      | 實售五角   |              |        |

上海四馬路三三八號 啓明書局發行



# 暢銷冊冊 著名本本

將健壇文 界世羅包

## 刊叢著名篇短界世

- 英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美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法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德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新俄小說集.....實價二角
- 舊俄小說集.....實價二角
- 日本小說集.....實價二角
- 中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 南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 北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 翹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 新俄詩選.....實價二角

作名朽不 代近集彙

## 刊叢學文新國中

- 茅盾等著小說(一)實價二角
- 郁達夫等著小說(二)實價二角
- 魯迅等著小說(三)實價二角
- 丁玲等著小說(四)實價二角
- 周作人等著小品(一)實價二角
- 林語堂等著小品(二)實價二角
- 田漢等著戲劇.....實價二角
- 徐志摩等著詩.....實價二角
- 胡適等著書信.....實價二角
- 韜奮等著日記與遊記實價二角

廣最數銷 廉最價售

## 物版出他其

- 日華兩用辭典.....精裝二元
- 日華兩用辭典.....洋裝九角
- 漢英兩用辭典.....實售五角
- 學生英漢字典.....實售二角
- 精列弗遊過藏象.....實售二角
- 游泳術.....實售二角
- 跑冰術.....實售二角
- 跳舞術.....實售二角
- 口琴吹奏法.....實售二角
- 英文習字帖一二三四每冊一角

球全譽馳 文華本足

## 集著名劇戲界世

- 少奶奶的扇子.....實售二角
- 深淵.....實售二角
- 沙美樂.....實售二角
- 愛與死之角逐.....實售二角
- 娜拉.....實售二角
- 沉鐘.....實售二角
- 人與超人.....實售四角
- 爭鬪.....實售二角
- 父親.....實售二角
- 巡按.....實售二角
- 月明之夜.....實售二角
- 雷雨.....實售二角

# 版出局書明啓海上

號八二三路馬四

# 拊 掌 錄

(一名歐文見聞記)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六
定	價	一 角
原	著	Washington Irving
譯	述	王 慎 之
發	行	朱 炎
		啓 明 書 局 代 表 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65

